

(文 滿)

近世世界詩選

山 丁 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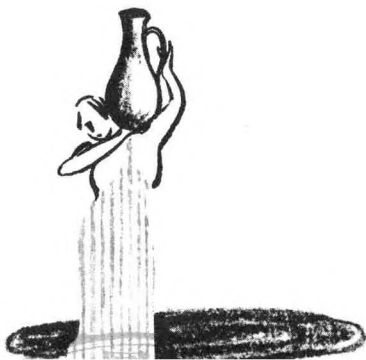


出 版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文 滿
選詩界世代近

選 丁 山



版 出

社 會 式 株 書 圖 洲 滿

康德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印刷
康德八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近代世界詩選

定價 壹圓八角 (郵費八分)

編輯者 梁 孟 庚

發行者 駒 越 五 貞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印刷者 小 川 三 郎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印刷兼發行者 滿洲圖書株式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總批發處 滿洲書籍配給株式會社
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號

電話代表(〇)六九〇五番
振替口座新京三二六〇番

版權所有

題

記

滿圖要我編這冊書，是去年冬天的事，我也想藉此機會多讀一些世界上的有價值的詩篇，沒加思索的便答應了。首先尋找已讀過的和友人讀過的詩作，然後擇選一紙名單，開始整理；這期間在大阪的海外文學同仁諸位給我許多鼓勵，並在大同報「海外文學」版刊出「近代世界詩選譯特輯」作我的參考，這冊書的完成是應當提到這幾位苦幹的文學者底支援的。

這裡面所選的，泰半是十九世紀以來，活躍於世界文壇上的詩人底詩篇。日本中國新詩的歷史甚短，以致所選諸篇涉及現代，北歐方面因材料尋找不易，未能選入，只好闕如了。其實這個選

集也可以稱之曰「近代詩選譯」——如果除掉了中國一部份詩作的時候。附錄的黑人詩篇，雖非名作，想來也不會吃壞了讀者的腸胃，只是換々口味而已。

去年春天詩季創刊時。我曾以「埋下一棵種子，讓沙漠上也有春天，施捨一滴聖水，讓沙漠上也有清泉。爲序，約求我們的詩人，如今，沙漠化的滿洲文壇，也颳起了詩運的旋風，雖未產生「像雲霓上的君主一樣」的詩人，然而却把歡喜與悲哀，苦痛與快樂以及愛與憎的聲音唱給我們了。但還期望我們底詩篇再求質的昇華，以便躋於世界水準。須知空言是不能療貧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

山

丁

近代世界詩選目次

題記

◇德

國◇

哥

德

獻詩

開貞譯……二

旅人的夜歌

雪螢譯……六

海

涅

傾向

楊騷譯……八

遺言

楊騷譯……一〇

劉凱爾：

在夜半……………雪螢譯……………三

尼采：

新的哥倫布……………馮至譯……………六

秋……………馮至譯……………八

◇英 國◇

雪萊：

雲雀歌……………冷歌譯……………四

拜倫：

Child Harold 的光別……………白樺譯……………五

給伊娜絲……………白樺譯……………四

濟慈：

夜鶯歌……………冷歌譯……………四

華茲華士：

寂寞的刈禾人……………冷歌譯……………五

◇法 國◇

拉馬丁：

我的燈……………人堡譯……………六

鮑特萊爾：

美……………子規譯……………七

異邦人……………冉邕譯……………七

雨果：

拿坡倫……………白樺譯……………四

毛萊亞：

我的胸……………白樺譯……………六

◇俄國◇

普式庚：

秋 天……………孫用譯……………九〇

漁夫與魚的故事……………克夫譯……………九六

萊蒙托夫：

普式庚之死

孫用譯……一五

帆

系已譯……一三

希望

系已譯……一五

契霍夫

夜風

梅娘譯……一六

屠格涅夫

訪員

白隸譯……一三

老人

白隸譯……一三

◇意

國◇

鄧南遮

像

李金髮譯……一五

春……李金髮譯……一三

新唱……李金髮譯……一四

四月……張蕾譯……一三

◇葡萄牙◇

格萊特：

只有你……鄭振鐸譯……一四

◇匈牙利◇

彼得斐：

從窓中偷望……李微譯……一五

◇美國◇

惠特曼：

大路之歌……………高寒譯……………一五

桑德堡：

芝加哥……………光友譯……………一三

垣……………田瑯譯……………一六

◇日 本◇

北原白秋：

八月的幽會……………靈譯……………一〇

石川啄木：

鶴飼橋上……………琳譯……………一三

短歌……………訥夫譯……………一六

萩原朔太郎：

軍隊……………

魯風譯……………二〇〇

北川各彥：

秋……………

雪螢譯……………二〇六

高原地方……………

雪螢譯……………二〇八

中原中也：

冬日的記憶……………

白樺譯……………二一〇

一個童話……………

白樺譯……………二一三

◇中

國◇

俞平伯：

孤山聽雨……………

二一六

徐志摩：

翡冷翠的一夜

.....三三

李金髮：

夜之歌

.....三六

戴望舒：

雨巷

.....三五

我的記憶

.....三七

臧克家：

運河

.....三四

◇附

綠◇

——黑人詩篇——

哈 斯：

給黑人女郎…………… 三五二

我 也…………… 三五三

長 工…………… 三五五

木 凱：

紐罕什爾的春光…………… 三五七

假 如…………… 三五八

海 波 爾：

給女人們…………… 三六〇

德

國

二

哥德(J. W. Goethe 1749—1832)不僅是德國的大詩人，而是戲劇家，哲學家，科學家。他一生的抒情詩篇有二千五百篇以上，他不但創造了德國的語言與文學，更統一了德國的思想界。會著有少年維特之煩惱，浮士德等偉作。

獻

詩 ①

歌

德作

浮沉着的幻影哟，你們又來親近，
你們呀會現在我朦朧眼中的幻影。
在這回，我敢不是要將你們把定？
我的心情還傾向在那樣的夢境？
你們逼迫着我的胸心，你們請！

儘可雪裏霧裏地在我周圍飛騰；
我的心旌感覺着青春般地搖震，
環繞着你們的靈風搖震我的心旌。

你們攜帶着歡愉時分的寫生，
和一些親愛的肖像一並來臨；
同來的初次的戀愛，初交的友情，
好像半分忘了般的古話糢稜；
苦痛更新，又來把人提醒——
又提醒生涯中走錯了的邪路迷津，
善良的人們已從我眼前消盡，
他們是被幸運欺騙，令我傷神。

聽過我前部的靈魂，

聽不到我後部的歌詠；

往日的歡會，久已離分，

消失了的呀，啊！是當年的共鳴。

我的歌詞②唱給那未知的人羣諦聽，

他們的讚聲適呈使我心疼，

愛聽過我歌詞的友人

縱使還在，已離散在世界的中心。

寂靜森嚴的靈境早已忘情，

一種景仰的至誠繫人緊々，

我幽渺的歌詞一聲々搖曳不定，

好像是愛渥魯司③琴絃上流出的哀吟，
我戰慄難任，眼淚連々湧迸，
我覺着和而嫩了呀，硬化了的寸心，
我目前所有的，已自遙遙隱遁，
那久已消失的，又來爲我現形。

① 獻詩一七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作，原文爲 *Zueignung*，與拉丁文 *Dedicatio* 相當。但此詩非係獻於誰某，只是詩人自己的述懷。

② 歌詞原文爲 *Tied*，別本有作 *Teid*（悲哀）的。

③ 愛渥魯司 (*Violus*) 本爲希臘神話中之風神，此處乃豎琴之一種。

開 貞 譯

旅人的夜歌

哥

德作

一

你是從天降下的，
壓下所有的苦與痛。

對那二重的苦惱，
付與二重的克服，

啊！爲奔命疲倦了身體！

所有的苦痛與快樂又都算什麼！

甜美的和平啊，

來啊！來啊！來在我的胸窩。

二

在山巒的頂顛上，

有安息，

樹林的梢頭，

連搖也不搖，

微細的風也一樣，

小鳥在林裡吞着聲，

等待一時，現在你也想休息。

雪

螢
譯

海涅(H. Heine 1797—1856)是「少年德意志」的最重要詩人，是夢想者也是寫實者，他的人格影響全歐，一八二七年他的歌集出版，爲當時最流行之詩集，他歌詠着夜鶯，玫瑰與紫蘿蘭。著作有新詩集，最後之詩集等名。

傾 向

海 涅 作

德國的歌手哟，詩人！

讓你的詩歌支配我們的心，

讓你的詩歌驅使我們實行，

歌唱罷，讚美罷，德國的自由，

讓你的詩歌像馬賽曲的旋律高鳴！

再也莫悲嘆，好像，像

那只爲羅蒂燃燒着的維特少年。

你該向你的國民報告，

警鐘在敲打什麼，警鐘已響。

訴說七首罷，歌唱雄劍！

再也莫像餘音嫋々的清笛；

再也莫像牧歌的情調心意。

當祖國的喇叭罷，讓你；

當大砲，巨彈罷，讓你。

吹罷，射擊罷，殺罷，你！

直至最後的迫害者逃去，
日夕吹罷，射擊罷，你……

遺

言

楊

騷
譯

海

涅
作

我的生命也將完蛋，

我也來罷，寫些遺言。

我要像個基督教徒那樣，

在遺言中給與敵人一些遺產

這些德高望重的敵人，
我要他們承繼我的疾病；
我的衰弱，和我一切的痼疾，
他們也應該繼承。

我要給他們遺產，
那是像小鋏挾着肚子的疝痛，
是泌尿器病的悲慘，
是惡性的普魯士流行的痔瘡。

還有全身的痙攣，
手脚的麻痺和垂涎；

再把脊髓病添上，
這都是上帝的恩賜，我的遺產。

遺言狀的追加——
你們的記憶，回想，
靠着上帝的慈悲，
應該忘却，消滅。

楊

騷
譯

劉凱爾(F. Rückert 1788—1868)是個冥想詩人，智慧詩人。博學精勵，會譯東方詩篇甚多，追求東方的詩情與智慧，給予德國的詩界絕大的影響，他一生的巨作是波羅門的智慧。

在 夜 半

劉 凱 爾 作

在夜半

睜着眼睛

望着天空，

雖是星月夜，一個星

對我也沒有笑容。

在夜半

思念着，到了黑暗的盡頭，
但是一切光亮的思念，
什麼安慰也沒有給我。

在夜半

我在競競地，
心的悸動不停息，
痛苦的脈搏，每一下，
也是一個大沖激。

在夜半

我在戰鬪着，

噢！人類啲，你的痛苦，
在我的力量上，
還沒有決戰過。

在夜半

把我的力量，
委於你之手，
死與生之主啲，
給我看護吧。

雪

螢
譯

尼采 (F. Nietzsche 1844—1900) 德國的詩人，大哲學者，一八六九年曾充瑞士大學教授，十年後退職發狂，長期生活於精神病院。晚年主觀色彩濃厚，獨步於誹謗；誤解，憎恨之中，著作有黎明，善惡的彼岸，悲劇的發生等。

新的哥倫布

尼 采 作

女友——哥倫布說——再也

不要信賴 Cain 的人！

他永久凝視蔚藍——

最遠方的誘他太甚。

最生疏的我才覺得可貴！

Centre——牠沉沒，消逝！

心，永久冷！手，把住舵！

我前邊是海洋——陸地？——陸地？——

緊緊地站定腳根！

我們長久不能回還！

遠望啊；從遠方向我們致意

一個死，一個光榮，一個狂歡！

馮

至譯

秋

這是秋天——還憔悴你的心！

飛走吧！飛走吧！

太陽挨上山，

攀登又攀登，

一步一步一休息。

宇宙怎麼這樣凋零！

風在疲乏緊張的絃上

唱着牠的歌——

尼

采作

希望消亡

風在哀悼。

這是秋天——還憔悴你的心！

飛走吧！飛走吧！——

啊，樹上的果實，

你顫慄，凋落？

夜教給你

怎樣一個祕密，

冰冷的戰慄鋪上了

你緋紅的面頰？

你靜默，不回答？

誰還說話？

這是秋天——還憔悴你的心！

飛走吧！飛走吧！——

「我並不美麗——

——野菊這樣說，——

可是我愛人間

我安慰人間——

他們現在還該看看花

向我彎下腰

啊！折下我——

在他們眼中

又閃爍着回憶，

回憶比我更美麗的：——

——我看見了，看見了，——就這樣死去！——

這是秋天——還憔悴你的心！

飛走吧！飛走吧！

馮

至
譯

英

國

雪萊(P. Shelley 1792—1822)英國的熱情詩人，與拜倫，濟航齊名，二十一歲時因宣布他的無神論，而被牛津大學所斥退，一八一二年以後發表詩作甚多，其詩秀雅而諧和。一八二二年溺死於意大利。詩集有長詩阿拉斯托，短詩西風歌與雲雀歌等。

雲 雀 歌

雪 萊 作

你這歡快的精靈！

一點兒不像隻鳥雀，

從天上或近空，

傾洩你底歡情，

那歌聲是巧技天成。

高高地飛昇，
像火箭上騰，
翱翔在蒼穹，
邊唱着邊飛着，
且唱且飛行。

在金黃的落照中。
上邊亮着雲層，
你在那兒飛行，
如初現的欣悅，
其速律是前此未曾，

灰紫的暮色，
共你飛行而無踪，
像天上一顆星，
在廣漠的陽光裏，雖不可見，
却聽到你底音聲。

銳利如箭鋒，
像一盞明燈，
在中天縮小其形，
我們看不見了，
仍覺着牠屹立無動。

大地與太空，
響徹你底歌聲，
啊，夜闌人靜，
月兒跳出來，透穿寂沉的雲縫，
滿天溢着光明。

你爲何物非所知，
最屑何物非所明，
滲過虹霓的雲霞，
撒下雨滴濛濛，
也不及你底歌聲中聽。

像一位師教，
隱在思潮的光波中，
歌着一任熱情，
待塵寰感着浮動，
掬出真實的同情。

像一位少女，
深居宏麗的宮中，
午夜裏自慰淒清，
用幽怨的樂音，
流泛在她底小亭。

像金色流螢，
在露滴的滋潤中，
靡有人留意牠，
撒散牠底青光微明，
藉花草藏起身形。

像一朵薔薇，
在自己底綠葉中，
被和風竊去芬芳，
等消息有了踪影，
竊賊已被芬芳壓得暈懵。

初春底雨滴，
敲打着草叢，
從此而復蘇，
現出了青葱，
這一切都比不上你底歌聲。

告訴我吧！鳥中之精靈，
你是隱藏着甚麼甜蜜的心情？

我未曾聆聽
你對愛情的讚頌，
表露過這末聖潔的歌聲。

婚禮的音樂

凱旋的進行，
和你相比並，
都等於浮泛無味的響動，
我感着無可言說的虛空。

何物爲源泉？

你底歌聲，

田野，波濤與高峯？

天空是甚變形？

愛你同類那一個，那末輕鬆？

有着清快的歡情，
不會感到疲倦吧，
煩愁的印影，
不會貼近吧，
你愛着，但不知愛底苦窘。

清醒或沉睡朦朧，
你是把死看作真實的現成，
非世人所能夢想的呀，
不然，你底調子，
何能如此的流利輕盈？

我們前瞻復後盼，
爲感不足而憧憬，
我們真摯的笑聲，
有辛酸充盈，
我們底歌唱述出愁苦的幽情。

倘使我們能够看輕，
那懷恨，矯矜與惶恐，
倘使我們底生，
不是爲流淚，
不知如何追隨你底歡騰。

比一切尺度高明，
欣快的歌聲，
比一切蘊藏隆重，
那書內所能找得的印踪，
對於詩人，你底巧技優勝！

把你底快樂告訴我們吧，
那些深藏在你底心胸，
我也會把諧調的狂歌，
從我底唇邊流迸，
世人將頃聽，一如我此刻的頃聽。

冷

歌
譯

拜倫 (G. Byron 1788—1824) 是十九世紀初葉英國的熱情詩人，他的詩，奔放不羈，如天馬行空，使得世界文壇爲之動搖的熱況是自古稀有的。嘗旅行德，意，瑞士各地，罹熱病死於希臘戰爭中，有蕭的囚人，頓，傑安，曼佛蘭特等不朽傑作。

Childe Harold 的告別

拜

倫作

—

再見，再見！我的故鄉的海岸，

消隱於紺碧的波浪，

夜風喟歎，濤水怒吼。

海鷗悲鳴着高吭。

沈沒海中的落日，

我們追逐在它的後方；

落日呵，我的故鄉呵，

暫相別了——祝你們安眠！

二

幾小時後又復昇起來太陽，

誕生出晨朝；

我亦又復讚揚天空和大海，

但那已非祖國的土地。

我可愛的宅邸擲給荒棄，

它的爐邊是一片寥寂；

醜惡的野草蔓爬着牆壁；

我的犬猶吠於門戶。

三

到這裏來吧，這裏，我的幼小的扈從！

你爲甚麼哭泣，爲甚麼號涕？

你是畏懼那興起的巨浪，

抑是因暴風雨而顫慄？

且拭乾你的淚眼；

我們的船隻迅速而且強壯：

家裏餒餒的最剽疾的鷹隼，

也不能比它再敏捷的飛翔。

四

我不怕尖嘯的風，

也不怕高卷的浪，

但， *Mr Child* 呵，

不要驚愕於我內心的悲傷；

因為我遠離了父親，

也別開了摯愛的母親，

除掉他們，我沒有朋友，

只有你——和在天的神祇，

五

父親雖熱忱地爲我祈禱，

却未曾過深地嗟嘆；

惟有母親將一直悲痛，

待我重歸故鄉。

够了，够了，我的幼小的侍童！

這樣的淚，纔適於你流淌；

如果我仍有似你那樣天真的胸臆，

我自己的眼睛也將永不能乾爽。

六

到這裏來吧，這裏，我忠實的從僕！

你的顏色如何那般蒼青；

你是畏懼那法蘭西的敵兵，

抑是因暴風雨而顫慄？——

Sir Child！你以為我惜命麼？

我並非那樣的弱者；

但我不能想念獨居的妻，

四
她會蒼白起誠摯的雙頤，

七

貼近你傍着湖水的宅邸，

我的妻和孩子們在那裏住居，

當他們呼喚起父親的名字，

她應該怎樣回答呢？——

够了，够了，我的好從僕呵！

沒有誰咎責你的悲哀；

但是我帶着一顆輕飄的心，

歡笑地從這裏離開，

八

誰肯相信妻或愛人之

表面的悲歎？

當我們方見濕潤的淚眼，

新的寵愛已把她輝碧的雙睛燒乾。

我不憂戚過去的歡樂，

也不憂戚迫近的災禍；

不會留下要求眼淚的事物，

乃是我最大的悲哀。

九

如今我孤獨地在這世間，

在這廣濶的，無限廣濶的海上；

當無人爲我而悲泣的時節，

我何必爲他人而憂傷？

恐怕我的犬也徒事嗚咽，

以後爲陌生人所飼養，

待我重歸之日。

牠會立地將我咬嚙。

十

我的船呵，伴同着你，我將

迅急地橫斷這噴吐泡沫的海洋；

不怕你把我帶向什麼樣的陸地，

只不要把我送還回故裡。

來罷，來罷，紺碧的波浪！

當波浪也從我的視野裏隱沒，

來罷，巖窟和沙漠！

我的故鄉呵——再見！

給 伊 娜 絲

一

不，不要笑我陰鬱的額，

啊！我恐已不會再有笑意。

但，願神不要使你哭泣，

願神不要使你徒然在夢裏流涕。

二

你問我懷抱着什麼樣祕密的悲戚，

使它剝蝕青春和歡喜？

然而連你都不能撫慰的苦痛，

你何必無益地想要知悉？

三

不是愛戀，不是憎惡，

也不是卑鄙的野心底失敗，

使我逃避所有崇貴的事物，

使我厭棄現在自己的姿態。

四

是因爲我所逢，所聽，所望

都湧起倦怠；

美也不能給我帶來愉悅，

你的眸子也不能使我魅樂。

五

那是遠昔的 Hebrew 的漂泊者，
擔負過的不斷而牢固的悵鬱，
縱使不顧慮墳墓的彼方，
在這世上也沒有休憩的希望。

六

放逐的人又安能脫離掉他的自身？
即使漂流到無盡的遼遙，
依舊到處追隨着
生之災禍——惡魔的思索。

七

人們猶醉痴於歡樂的酒漿，
把我所鄙棄的一切拿去吮嚐，

噢！願他們永續恍惚的夢境，
至少不要有我這樣的清醒！

八

我要流浪多少邦國
伴同可詛咒的回想，
我所有的慰藉是，無論有什麼發生，
我已經知曉了最惡。

九

什麼是最惡，不，不要問——
你如果憐憫我就不要探索，
祇應該微笑——不要冒險揭穿，
人的心，張望那地獄的底層。

白

樺
譯

濟慈 (J. Keats 1795—1821) 是英國的唯美主義的詩人，他的詩秀麗而富於想像，音節柔和而輕脆，一八二〇年歿於羅馬，他自撰墓鑑曰：「這裡躺的是一個姓名寫在水上的人。」可見他的詩才。他底充滿了官能的美的詩作，予後代詩界以極大的影響，有夜鶯歌等傑作。

夜 鶯 歌

濟 慈 作

我心創痛，
一種昏沉的麻痺使我懵懂，
似於前刻飲了酖酒或鴉片，
漸漸地我邁入虛幻之境：
非是妬嫉你的幸運，

却是睹你幸福感到自己的歡欣。

——當我想到你是密林之女神，

深藏在濃鬱的樹叢，

痛快地展放你的喉音，

啼轉出盛夏的繁紛。

噢！且飲一杯葡萄酒！

那是經久冰冷於地下之窟巢，

飲了會憶及陽春，奇卉，綠野和小調。

來一杯滿溢着南國風味的甘釀。

這酒恰如那名詩泉里的滴漿。

曝在陽光下美麗得多麼嬌妍，

一堆一堆的浮泡泛在杯緣，
杯口也染上了紫色，
那真可一口飲下悄悄地離開人塵，
和你同消隱在此幽深的密林。

遠遠地隱滅了，消逝了，
忘掉枝葉所不懂得的煩瑣，
那即是煩厭，熱狂和糾葛，
在這裡人們共對坐頃聽個自的呻吟，
在這裡衰頹的老者料動着悲音，
年青的神色也現出暗淡，
鬼似的瘦損，以至於死去沉沉。

一思及便滿腹哀怨，兩眼煩愁，
在這裡姣容不能常存，美眸難留，
兩天後，新的眷愛者會悲悼牠的永休。

去吧！去吧！我欲飛向你的身邊，

無須乎酒神來推轉，

而是坐在無形的詩意的輕翼上，

雖愚昧者無以理會而躊躇不前，

但，却已與你同在了！

夜溫存，姮娥應是悽冷地偉臨寶座，

週遭衛護着可數的星群，

只此處是一片陰沉沉的黑暗，

暖風吹送着微光自天而降，
歷經青碧密林的小道羊腸。

我看不見脚下是什麼花草，
我不知道枝頭上飄着什麼氣香，
却只是在這暗黑里依着季節去揣想，
灌木上，野菜枝梢長着什麼花朵，
是乳色的山楂花，
是多刺的野薔薇，
隱跡在叢林的殘枯之紫羅蘭，
再有那初夏開過的香玫瑰，
充蕩着露滴之酒，

在盛夏晚，那是蚊虻之聚藪。

在晚暗里我傾聽，

許多次我曾追求於安然地滅亡？

用了歌詠的韻律呼喚出死神的乳名，

願牠把我這恬寂的氣息帶到蒼空，

我愈感到死寂之爲愉快，

在深夜毫無痛楚地止息了生機，

適當你在外面狂歡地吐訴你的心意，

你也在唱，一直我聽不到了

——化爲土屑，

你正啼出幽吟的慰靈之調。

你不會滅亡的，

永生的小鳥！

那貪婪的人們會踐害你的！

今宵我聆聽了古帝王和衆庶，

曾經聆聽過的曲子，

或者即是經透愛愁心靈之歌，

當她緬想着家鄉，站在異國流淚，

古昔的魔法師在波濤上築起傑閣，

里邊囚着姑娘們所聽不到的曲子，

在那無人聞問之境摸索。

被擯棄！真如從你傳來之警鐘，

再會吧！幻想並非如人們所想那麼樣，
再會吧！再會吧！

悲歌消逝了，

過了近處的草場，

過了靜寂的小河，

上了山岡，落在鄰近的深谷，

這是幻想抑是睜着眼睛的夢？

歌聲終於隱滅了——

我此刻在醒呢？在夢呢？

華茲華士 (W. Wordsworth 1770—1850) 是英國的桂冠詩人，是浪漫派詩人的巨將，他的詩，有着哲理的空想，雋永的音韻，藉自然而鋪述着心曲，晚年遂被稱爲湖畔詩人，像他那樣歌頌自然中的生命，崇拜自然之美的詩人，是世界詩壇所稀有的，大作有長詩散步，及短詩集等。

寂寞的刈禾人

華茲華士作

看她吧，獨自在田中，那寂寞的山地姑娘，
獨自刈禾獨自歌唱，有時停止，有時度着慢腔，
孤單々地割下禾來，紮成捆兒，唱一曲淒涼調，
聽吧，這深谷是滿溢着歌聲。

夜鶯對着阿拉伯沙漠裡疲憊的倦旅，

也未曾唱出比這更歡快的歌曲，

這麼動聽的歌聲，從未現於林鶻的聲裡，

當着春天在遼遠的 *Heddes* 裏衝破了，大海的沈寂。

誰也不告訴我她在唱什麼呢？

也許這悲傷的詞句下，縷述着往昔的不幸與戰跡，

或是一些低微的小調，道出現在的事情，

充溢着悲哀，離失，苦痛，古今所發生。

不管什麼詞句吧，他總是唱着，

我看她作工，灣下腰持着鐮刀，
我寧靜的聆聽，走上山腰，
我心裡刻着那歌唱，雖然已沒有聲音了。

冷

歌
譯

法

國

拉馬丁(A. Lamartine 1790—1869)是法蘭西羅曼派的第一個大詩人，他的詩是和諧而新鮮，雖然色彩沒有雨果濃厚；但有獨創的格局。詩集有「默想」，「新默想」等。

我 底 燈

拉 馬 丁 作

祝你！我底孤忙中唯一的伴侶，

可愛的智者曾一次度過我底親暱！

我底愉快飛了——你那貯油的腹，

依然照耀出一顆清妙的光！

你召回我行過生命最光榮的日子，

當我在孟買城的大街彷徨着，
惹出我最燦爛而悠長的回憶，
是一半流淚，是一半歌唱。

太陽已經停止了他那有力的周旋；
我是孤寂地處在被埋沒人群中；
黃塵一壁，我懶惰的視覺發現了
幾個殘廢的幽靈的名子。

在那滿堆餘燼的下面我瞅見了你；
近於你底胸旁，幾乎又爲餘者所掩沒，
是許多天真的孩子丟在那一顆印象，

是方寸靈臺的一個紀目，

或是利用你的光明，聖母都踏進

寺院去祈禱，但現在梵獨了，

爲了快感她一向不忍認識愛情——

快感也就一向不能化作她底命運！

她那毀滅的美依然是常臥在憤怒裡，

青春，典型的處女，愛之黎明

已都飛到了高空的天堂！

母性矜憐底一瞥是不易驚擾的。

她的隱沒彷彿天空的一個霹靂，

如同後浪迅速地催着前浪；

或者恰似受難者最後憧憬的希望

當他在黎明時節轉醒過來。

美並不是最高尙受人崇拜的偶像！

跪在她底膝前，我是一個愚者，

要洗去那個，要效仿一位更勇敢的，

她也是照樣可以頹衰並殘亡。

那末，她爲事情微笑呢，還是繃眉？

但我底靈魂必求一個確定的崇拜！

這却是一個去凱旋，並且

須在一切都永生之後！

不錯，我要從無味的貪婪去啼哭自己，

從一切的流逝去忘却一切；

我將尋找，再重新燃起祭臺前面的火，

一個新的展望是不會毀滅的！

安歇的鷹也是一隻鷹：

雖然嚴翅之下藏起他底頭，

睨視着他底掠獲品，去撕，去果腹，

那樣你能想像他是死的麼？

我憐憫那些幻想着綠藤冠的人們，
抒情琴的孩子，只是爲撫琴而生的，
將必微賤的死——報酬以金石的聲音，
活着却像一位被逐流的王者。

疲倦將永不峻拒我底光榮的才能

依然是同樣地涵育着。

我底夢就很可以召回那妖嬈女，
去耳語她親昵的名子。

結果她的眼睛要注視我的靈魂；
燈啊，那時要走進那憂傷的長夜，

泣涕的朋友諦視我憔悴的齋日時

你底火燄更應白熱燦爛！

那柱火燄已是膺滿了我底異想；

我們瞬息間神聖的表徵和

離奇的威力，對人底蠢笨須以啓示，

生命與湮逝之姊妹啊！

喘息工夫創造了它，轉瞬它又殘歿；

一日它便抹殺一個城池底名子；

彷彿無知的死或無知的美德

如同美麗或是美名。

看它爲何萌出野望而旋躍

一分精靈出自長空，與地無友；

如同人類奔騰的靈魂一樣高飛，

去尋求着不可知的定律！

一切自然必須攝乘到此終極！

如此稱人有湮逝，不如說是夢：

小蠅也有它的一天，小花也有它黎明；

我們底泥人將要醒來。

我們上哪認識那自然的神祕呢？

夜聲擺在天涯的凋殘處，

過去的流雲低潛在花畦裡，

谿谷中的鬼火呢？

我們知道臥窠鴿的神祕麼？

爲什麼墳墓要把搖籃裡的東西攫去？

悲惋和愛感的奇妙又是什麼？

既或是追循着白晝的長夜。

悠悠的風沒有聲音？沒有體態？

沒有頁子的書我們無從讀起？

溪流賦與人們的豐收或是汎濫，

也沒有它底神妙麼？

在我們明瞭一切之前，我們最好

不必奮勉去撥開眼前的黑紗，

生之目的必將注明，無知強於凝視！

信仰又將強於有知！

去吧，我底燈！向你底火焰祝福！

同時我信念你普照我底前途！

假若我底靈魂能够請動自豪的疑惑

則我可以和它同歸於盡！

人

堡

譯

鮑德萊爾 (C. Baudelaire 1821—1867) 爲法蘭西有名的惡魔詩人。他讚美死；對於聲，色等有特殊的感觸。他喜歡歌詠鴉鵂，屍，遊魂之類，他思想的頹廢與詭異，開後來象徵派的先聲。作品詩集有「惡之華」，散文詩集「巴黎的憂鬱」等。

美

鮑 德 萊 爾 作

我是美麗的，呵，人類！宛如一座石像，
我的胸懷，在這兒每個「人」輪流受到創傷，
是爲了引起詩人的愛，
永遠的寂寞的如同物質一樣。

我高踞在宇宙似一位奇異的 Sphinx 神，
我一顆雪白的心聯係在詩人皎潔的心上；
我怨恨那移動輪廓的動作；
「所以」我永不歡笑永不悲傷。

詩人們在我偉大的風範前面，
我像從最莊嚴的建築物借來的風範，
消盡他們的光陰在劬苦的學習上。
因為我有，為炫惑這些柔順的情侶們，
我有照着一切最美麗事物的明鏡；
我的雙眸，我廣濶的雙眸永遠輝光！

子

七一

規
譯

異邦人（散文詩）

鮑德萊爾

——謎樣的男子，你最愛誰呢？說々看。是你的父親嗎？是你的母親嗎？是你的兄弟還是你的妹妹呢？

——我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更沒有妹々和弟々。

——是你的朋友嗎？

——這是使你用了，我至今也還不明白那是什麼意義的言語。

——美女嗎？

——啊！如果！真有不死的女神，我也許會喜歡她。

——金錢嗎？

——我憎惡這個，恰如你的憎惡神那般。

——那末，你究竟能愛什麼呢？世間少見的異邦人！

——我愛雲……那流過的雲，雲……看啊，看啊！那不可思議的雲！

冉

崑
譯

雨果 (V. Hugo 1802--1885) 是法蘭西詩歌之王，他坐了五十年的王位。他的抒情詩與抒情詩都有力而富於時代的色彩，響亮而弘偉。他是一個偉大的歌者。短詩集有秋葉，洗與，影，敘事詩有歷代傳說三卷，爲詩國文學中最大的史詩。

拿 坡 倫

雨 果 作

(1)

他宛如棲止於高嶺的猛鷲，

眺望地上所有的王侯，

儼然地歡呼：

「未來呵！未來呵！未來隸屬於我！」

(二)

不！未來誰也不隸屬，
君須知未來隸屬於上帝；
當時鐘每次敲響之際，
即是這世間，一切的告別。

×

×

×

未來呵！未來呵！

神秘的未來呵！

地上的全部：

光榮，英武，

君主燦爛的王冠，

有着火焰般翅膀的勝利，

實現了的野心，
皆如屋頂的飛禽，
須臾也不在我們身旁停憩。

×

×

×

縱使有何種權柄，
歡笑或哭泣，
誰也莫能使它言語，
誰也莫能啓開它寒冷的手指。
啊！這無聲的妖魔，
我們的影子，
我們的主人，
永久鄰近而又

永久覆面的怪異，

這即是我們稱呼的明日！

×

×

×

啊！「明日」纔够得上「偉大！」

「明日」究由什麼而組成？

「今日，」人植其因，

「明日」神實其果，

「明日」是帷幕後的電閃，

「明日」是隱沒星辰的陰雲，

是剝掉假面的叛逆者，

是搗碎高塔的鐵槌，

是變換軌跡的星宿，

是追隨於巴比倫之後的巴黎。

「今日」是王座表面的天鵝絨，

「明日」是王座內裏的質地。

× × ×

「明日」是噴出雪白的泡沫

而仆臥的乘馬，

啊！征服者呵！

「明日」是夜裏炬火般燃燒的莫斯科，

「明日」是撒棄於超遙曠野上的磨兵。

「明日」是墳塚。

× × ×

君驅駿馬

進發向都邑，

持鋼鐵利刃，

能斬斷內亂的糾葛；

能堰阻倨傲的塔米滋河；

能使未定的戰捷，

傾慕君之號令；

踏破所有閉鎖的門扉，

凌駕一切的聲譽；

以君靴上拍刺的輝閃，

做爲引導軍勢的星光！

×

×

×

然而，上帝保有着時間，

只予君以空間。

君能占領所有地上的國度，

君能充蒼穹下最大的人物，

君能姿意奔赴，

由沙爾瑪扭至歐羅巴，

自莫罕默德迄亞細亞，

君都能侵奪；

但君不能從永恆的掌裏，

侵奪去「明日」！

(III)

某夕，猛鷺翱翔於無際的穹窿，

一陣颯風，

摧折其羽翼。

他的墜落給宇宙

印上了霹靂的裂痕，

那時，所有的敵人，

都揚起歡聲，

殺向他的巢穴，

按齒牙而分配着食餌；

英國捕捉去老鷲，

奧國俘虜了鷲兒。

×

×

×

誰都知悉這歷史的巨人，

遭受了怎樣的待遇。

六年之間，他遠在亞弗利加的彼方，
困居於愼嚴的禁獄。

——噢！人類呵！不要使誰流謫！

暗！流謫乃是可厭的行跡！

這偉大的人物在桎裏，

彷彿魚蝦般蜷曲了身軀。

×

×

×

獅獅亦曉骨肉的深情，
這征服者——他曾無限地
把兒子鍾愛。

如今在他無益的悲憤中，
殘廢着兩件東西：

那是幼兒的面影，
和世界的圖繪。

一是他的全精神，
一是他的全感情！

×

×

×

傍晚時，當老雄的目光

在寢室中彷徨，

他禿頭裏蠢動的，

他的眼睛向過去的底層裏搜尋的！

×

×

×

不是二十年間黑渦的激戰，
他足下擲彈和霰彈的爆響；

不是吹奏軍樂的起床號聲，

不是駐紮星容下的露營，

不是長髮的龍騎兵，

不是雄壯的擲彈兵：

亦不是那些喟集於槍林中的緋衣槍騎兵

宛如盛開在麥浪裏的紅花。

×

×

×

不！那據有老雄之心的

乃是嘴唇半閉的睡熟的幼兒，

那彷彿東洋般優美而且

呈現出薔薇花色的幻影，

(四)

如今父子同亡！

上帝啊！你右手的恐怖啊！

你以無敵之將，以勝利者而送出的人，
終於也化成一塊白骨。

光榮啊！青春啊！矜誇啊！——

這些都為墳墓所運走！

人們願欲把什麼遺留於死底門口，

然即死拒絕了這願欲！

一切的原子都回到

它應該回去的歸宿。

大氣收斂它的煙，

大地藏起它的灰，

於是「忘却」替代了他的名字。

白

樺
譯

「毛萊亞（J. Moreas 1856—1910）在法蘭西的詩壇上，爲新古典派成立的先鋒，提倡「古典主義的復歸。」對抗當時澎湃的象徵主義，詩優麗，著有詩集淨洲，詩章等。

我的胸

毛萊亞作

我的胸是墓裡的空棺，

我的心是群鴉棲集似奇怪的家

——你的胸是彌臻美麗的百合的花園

你的心有如白鳩樣的白

我的夢是風來啜泣的低空

我的未來是曠野上荒廢的小丘

——你的夢是彌臻美麗的供獻品似的潔純

你的未來是朝陽般含着微笑

我的口帶有稍呈黃色的萘蓉底毒

我的暗眸裡盈溢着被詛咒的人們底憎惡

——你的口是開在天國的花

你的淨目彷彿聖母像的那樣的喜悅

白

樺

譯

俄

國

普式庚(A. Pushkin 1799—1837)是，俄國第一個用純粹俄文寫作的文豪，他的詩才極高，影響極大，在大學時代，已有很驚人的詩名，他的詩八面玲瓏，如珠如玉，把俄國文學引到廣闊的世界文壇而造成一個偉大的文學時代，是他不朽的成績！後死於決鬪，著作有，押泌丹之女，吉普西人等。

秋

天

普 式 庚 作

十月終於來了！叢樹搖動了踟躕着的
最後的一葉，牠從赤裸的枝上凋零。

秋天冷々の呼吸着，路也凍結了——

小溪仍在水磨後訴怨似的奔騰，

池塘却結冰了；我的鄰人帶了一群獵犬，
向前去，向那最遠的，夢想着的原野前行，
冬麥要受到他的瘋狂的圍獵的蹂躪，
森林中的橡樹也將因犬吠而受驚。

這正是我的時候！我永不能愛春天，
冰雪的緩々の消溶，可惡的氣味泥濘——
到春天我就病了：我的血不再循環，
惱人的苦痛也緊緊地壓着了我的心情。
冬天却於我更好。我愛那月下莊嚴的雪地！
那在暖和的貂皮之下的，愛人的手，
那雪橇的多麼迅速，自由的飛奔！：

啊，這樣的遊戲，踏着淬礪的鋼鐵，
在凝靜的玻璃似的河面溜冰！
正是冬天假日的輝煌的警鐘！
可是，一切的事物都有牠的止境！
整半年的雪——最後，連那年老的穴居者，
那熊，也覺得這是够久了！你總不能
永遠同美麗年青的阿迷達乘着雪橇，
也不能永遠在兩重的玻璃後，在可愛的爐邊煩神……
一般的人都責罵秋天的末後的日子：
在我，牠們却是可愛，我的讀者和友人！
牠們的美麗安閑，牠們的溫柔皎潔；

像是不爲父母所喜的孩子，他們將我牽引。

我告訴你：一年四季中，我只愛一季；

我就愛牠——我並不是虛榮的賣弄愛情者，

雖然不免好奇——我却認定我的愛頂真。

我怎麼才能告訴你？她使我醉心了，

像一個將死的處女，也許，也使你醉心。

命定的，溫柔的忍受，沒有一句怨言。

不發怒——有着微笑的，慘淡的嘴唇——

她並不見到墳墓的張着的深々的口——

她的姿態上的微紫的光輝，閃輝着——

今天她在這裏——她活着——明天却不再生存。

甜蜜的可悲的日子，夢着的眼睛的嬌媚，
說着永別的你的美麗却於我可親！

我愛那自然的生命的奢侈的傾頹，
森林的篷帳都裝飾了紫色與黃金，
大風的更快的呼吸，聲浪的喧嘩，
波動着的霧的帷幕將青天遮蔭，
也遮蔭了太陽的微光，清早的嚴霜，
以及在遠々的，頭髮灰白的冬天的威稜！

隨着年々的秋天的降臨，我也開放着花朵；
這有益於我的健康，這好，這俄羅斯的冷；

我習慣的重行陷入於愛情之中；
飢餓代替了睡眠，睡眠已早夕的飛升，
血液快樂的躍動着，經過我的心頭，
願望升騰着了——我又笑，我又年青，
我是生活着的生命——這樣是我的生機
（假如你肯，請原諒這字句的質樸無文）。

於是我裝上馬鞍，向着那繁盛的曠野，
他載了我飛跑着，將他的鬃毛搖震，
他的身下，閃輝的蹄響着，像是唱着歌，
騎過凍結了的山谷，冰上響着爆裂的聲音——
短夕一天去了！於是那忘了的煙囪——

又同了一起醒來——吐着銳利的光明，
或是朦朧的紅光，我坐着讀得很久，
養育着深沈的思想於我的靈魂……

漁夫與魚的故事

孫 用 譯

在藍色的海岸邊

住的有老頭和老婆兩口子

他們有一所破舊低小的土屋子，

普 式 庚 作

整々過了三十三個年頭。

老頭兒用魚網打魚，

老婆子在家紡紗。

有一次他把魚網撒到海裏，

拉上來的時候只有些泥土沙子。

他再一次把魚網撒到海裏，

只看到有幾根海草在網底。

第三次他又把魚網撒去，

總算打到了一條魚，

不是一條平常的魚，是一條金魚。

金魚好似在苦々懇求，

說着和人一樣的話語：

「老伯伯，求你釋放我到海裏，

我當給你重々の報酬：

你要什麼，我都可滿足你的心意」。

老頭兒大爲驚奇：

他打魚打了整々三十三個年頭，

從不曾遇到魚會說人的話語。

他放了那條金魚，

還對她親切地說道：

「上帝保佑你，金魚！

我也不想要你的報酬；

到藍色的海裏去吧，

在那裏可以自由自在地漫遊」。

老頭兒回到家裏見了老婆子，

對她講述他所遇到的怪事：

「我今天打着了一條魚，

金的魚不是平常的魚；

她會說和我們一樣的話語，

講求我放她到藍色的海裏，

要給我以貴重的報酬：

我要什麼，她就會給我什麼東西。

我不敢受她的報酬；

便放了她到藍色的海里。」

老太婆聽了責罵老頭子：

「你真是蠢貨，傻子！」

怎麼會不受她的報酬！

就是向她要一個桶子也是好的，
我們的那個已經完全破舊。」

於是他往藍色的海邊跑：

看見：海上起着輕微的風浪，

他開始呼喚金魚，

一會兒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伯伯？」

老頭兒對她行禮回答道：

「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個老婆子責罵我，
不給我老頭兒安靜一會兒：
她要一個新的桶子；
我們那一個已經完全破舊。」

金魚答覆說：

「不用愁，你去，上帝保佑你，
新的桶子就會送來你處。」

老頭兒回家來時

老婆子已有一個新的桶子。

可是她罵得更無禮：

「你這個蠢貨，傻子！」

只要一個桶子來，蠢貨，
桶子裏有什麼財寶金銀？
滾，蠢貨，你到金魚那裏；
給她磕頭，向她要一所木頭屋子。」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騷動漸起），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一面致敬，回答說道：

「對不起，魚夫人；

老婆子罵得我更無禮，
簡直不給我老頭兒安靜：

討厭的老婆子要一所木頭屋子。」

金魚接着說道：

「不用愁，你去，上帝會保佑；

算數：木頭屋子就會送上你處。」

他又跑回土屋子的家裏，

可是土屋子已經痕跡全無；

在他面前是一所大窗子的木屋，

聳起磚瓦砌的，白色的煙突，

裝着一扇々厚的，薄的門戶。

老婆子靠近窗子坐着，
在陽光下對丈夫責罵：

「你這個蠢貨，簡直是木頭！

要了個木屋子就够了嗎？

滾，去對金魚說：

我不願再做低賤的農婦，

我要做顯赫的貴族。」

老頭兒又到藍色的海邊

（藍色的海更不平靖）；

他開始呼喚金魚，

金魚便向他游來，問道：

「你要的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子向她致敬，回答說道：

「真真對不起，魚夫人：

老婆子更大發她的壞脾氣，

她竟不給我老頭兒一會安靜：

說是不高興再做低賤的農民，

要做一個什麼了不起的貴人。」

金魚安慰他說道；

「你不用憂愁，你去，願上帝保佑。」

老頭兒回到老婆子那裏。

他見到的是什麼東西？高樓大廈；

老婆子站在石階上，
身穿黑貂毛皮的披肩，
頭戴繡着罌粟花的頭巾，
頸上圍着一串珍珠，
手上飾着金的指環，
足上踏着紅色的皮靴。

在她面前是許多忠心的奴隸；
她正在一把拖住一個奴隸打着。
老頭兒過去對老婆子說：

「請你的安，貴夫人太太！」

很好，現在你總可以心滿意足？」
老婆子却把老頭兒臭罵了一頓

送他到馬棚裏去幹活。

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還是要大發脾氣，

又叫老頭子到金魚那裏去：

「滾，你去請求金魚：

我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又要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老頭兒嚇住了，勸說道：

「婆子，你怎麼的，發瘋了嗎？

怎樣行路怎樣說話，你全不知道，

你將使整個王國嘲笑。」

老婆子聽了怒氣冲天，

把丈夫打了幾個耳光：

「你怎麼敢，土老兒，和我吵嘴，

和我，和我這顯赫的貴婦人？

到海邊去，老實告訴你，

你不去，也得強迫你去。」

老頭子便又跑到了海邊

（藍色的海更顯得陰沉了）；

他又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兒行了個禮回答道：

「實在對不起，魚夫人！」

我那老婆子又在無禮取鬧：

她不要再做貴族婦人，

竟想做自由獨立的女皇。」

金魚答覆他道：

「你不要憂愁，有上帝保佑！」

好！讓那老婆子做女皇！」

老頭兒仍回到老婆子那裏。

怎麼的？在他面前是皇帝宮殿，

他看到老婆子就在這裏面。

她做了女皇坐在桌子的裏面。

侍奉她的皇親國戚，

給她斟着外國進貢來的醇酒；

她口裏嚼着上等的菓子；

在她周圍站着威武的守衛兵士

肩上都持着斧頭。

老頭兒一看到他們就害怕，

他向老婆子跪下磕頭說：

「給你請安，威嚴的女皇！」

呶，現在你一定可以心滿意足。

老婆子沒有瞧他一眼，

只使用眼色命令把他趕出。

於是皇親國戚都奔了過來，

一把頭頸將他推出。

跑到門口衛兵趕了過來，

幾乎想用斧頭把他砍殺；

有許多人還要笑他：

「你嘗到了好滋味，老糊塗！」

這可以教訓了你，蠢傢伙：

一個人不要不守本分才好！

又過了一個星期，

老婆子又大發雷霆。

派了宮廷侍從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了老頭兒，帶去見女皇。

老婆子對老頭兒說：

「你再去請求金魚——

我不要再做獨立的女皇，

我想做海上的霸王，

我要生活在海洋上，

讓金魚也侍奉着我，

供我隨時的差遣。」

老頭兒不敢違抗，

也不敢說什麼話阻擋。

於是他又跑到藍色的海邊，

看見海上洶湧着黝黑的大浪：

激怒似地波濤起伏動盪，

滾來滾去怒吼狂叫。

他開始向金魚呼喚，

金魚便游了過來，問道：

「你還要的是什麼東西，老伯伯？」

老頭對她致敬回答道：

「求你寬恕，魚夫人！」

那個該死的婆子，要我怎麼辦才行？

甚至她不想再做女皇，

要做的是海上霸王；

這樣她可以生活在海洋上，

你也得給她侍奉，
供她的隨意使用。——
金魚一句話也不說，
只在水裏划着尾巴，
立刻沒入深々的海中。
老頭兒在海邊等待着好久，
不見有答覆，他便跑了回去——
一看：在他面前的又是一所土屋子；
門檻上坐着他的老婆子，
在她的面前依舊是一個破桶子。

克

夫
譯

萊蒙托夫(Lermontov 1814—1841)因寫「普式庚之死」一詩而從聖彼得堡流放於高加索，他與普式庚的客觀型相對，是一位主觀型的詩人，憎惡侮蔑着俗惡卑賤的社會，自己有着孤獨感，流溢着鈍潔無垢的清高，思慕着永遠的世界，後決鬪而死，遺有傑作敘事詩、惡魔及散文小說等。

普式庚之死

萊蒙托夫作

啊，復仇，神聖的復仇，偉大的沙皇！
我葡萄在你的腳下求你，
公平地審判殺人犯的罪罷，
將他的命運，向將來的後世，

宣示你的公平，

使人人能够以此作則。

（自某悲劇）

毀滅了，倒下了光榮之子，

這受了一世的誹謗的詩人，

低々地垂下了頭，

胸前的鉛子，復仇的心。

這偉大的靈魂不能忍受

那些奸險卑污的群小；

他來到世間，唱着鞭笞似的字句，

於是，他一無所禦地毀了。

一切的哀哭都無所謂，
以及一切弔慰的語言：

終不能在死後重生了，

無論讚美，無論含淚的吶喊。

迫害他的不是你們①嗎，

迫害這自由的火炬的天才，

你們不惜結巴地說着世界的大謊，

只爲了喚起激烈的虐待？

你們勝利了！如願以償

他終於中了惡意的利箭，

你們將無比的天才熄滅，

凋謝了，他的華麗的冠冕。——

……他的手指按着了鎗機②，
哪，到了這致命的時候；

他的虛榮的心只靜々地跳動，

殺人的手也並不顫抖。——

他同了一大群的探險者，

到了這外國的地方，

來獵取「綬上的十字」③

他像許多的世人一樣，

從命運裏救出了自己；——

他嘲笑着異國的語文，風尚，

他輕蔑着我們的光榮，

他不了解那樣的心情，

他用了罪惡的手殺死。

凶殘的墳墓將詩人奪去，

正如那忠誠的格特人④，

他以奇美的詩句歌唱着的，

却作了無聲的妬火的犧牲，

他自己也同樣地死於苦難之中，

爲了甚麼，他脫離了真誠的友愛。

轉身到這毒蛇的妬嫉的，

心和愛的迫害者的世界？

爲了什麼，和他們一起友愛的生活？

爲了什麼，他竟相信諂媚和虛言，

他，在青年時就已很了解人了？

這毀謗者的一群編成了荆冠，

裝飾着桂葉，代替了他的

樸素的冠冕，帶在他的頭上；

可是荆棘的銳利的尖刺，

狠狠地將他的前額刺傷。

在最後的一刻，才顯出了

那些偽善的伊爾陀們^⑤的惡意，——

他死去了，復仇之念未完成，

他的心就忽然地靜止。

他的頌歌不再歡唱了，

普天之下沒有了那聲音，——

歌人在避難的墳墓中住着，
他的嘴上已加上了封印。

你們，那些慣於作惡爲非的
先人的虛榮的後裔；

你們，奴隸們，一脚踢開了
被損害的一族^⑥的權利；

你們，自由光榮，天才的迫害者，
貪污的一群，站在國王的周圍；

在你們之前，一切都得靜下，
你們躲避在保護你們的法律之內！

但是，罪惡之子啊！有最高的審判，

上帝等待着那審判的時光！

你們不能再用錢賄賂「他」了，

他見到了一切的行爲，一切的思想；——

毀謗的扯謊不中什麼用了，

也不中用了，你們的懇求和禱告，

也不能用了你們的黑血，

將這詩人的神聖的血跡洗掉。

① 貴人們——原譯者

② 普式庚在決鬥中爲 Danlos 所殺，這裏所說的那文人者。——原譯者

③ 卽動章。——原譯者

④ Gete 人，卽 Vladimir Denski 普式庚的長詩 Eugene Onegin 中的英雄之一。——

原譯者

⑤ Irdo 是 Noo 的次子，爲沒有教養的野蠻的象徵。——原譯者

⑥ 一族，世界語譯文作「貴人們」，惟由譯者加註「原文爲家族」，今據以更正。

孫 用 譯

帆

萊 蒙 托 夫 作

泛綠的霧之海原，

寂寞地，飄動着一點白帆。

要向那遙遠的國度去尋求什麼？

爲了什麼被故鄉的土地嫌惡？

狂風吼叫着，波浪翻滾，
桅杆弓曲着軋々地呻吟。
噢！那不是在追求着幸福，
也不是爲了幸福顛波。

下臨着青空還明亮的綠海，
頭上晃着金色的太陽，
噢，但是——

那瘋狂的片帆，却希冀着暴風雨，
一若在暴風雨裡才有安息。

系

已譯

希

望

萊蒙托夫作

開放——

牢獄的門吧！

還我陽光！

還我黑瞳的少女吧！

還我栗色的馬。

青春的少女喲！

我要恣意地吻下去喲！

我要跨上馬背，

風一樣地馳向曠野去。

然而——

獄是高的，

重重的牢門鎖閉着。

黑腫的少女遠々地

在她自己的家裡。

溫順的馬，走在綠野，

沒有轡絡

獨自安閒地

在風中搖曳着尾巴。

只有——

我一個人沒有喜樂，

堅厚的高牆環繞着我，

壁燈的影子，將滅的星火，

在憂傷地

無力地閃爍。

聽得見的，

不過是

牢門外面，踩着深夜的寂寞，

沒有回答的夜警，

規矩嚴正的跫音窸々

系

已譯

契霍夫 (A. Chekhov 1803—1873) 是俄國象徵派詩的詩祖，和普式庚比肩的天才詩人。他的詩充溢着人間的冥想，在嚴肅端正中不失纖細優美之感，長年住在國外，與哥德，海涅均是至交。

夜
風

契 霍 夫 作

喂喂！夜風

你咆哮着什麼

你狂吼着什麼呢？

有時悲，又有時一味喧騷的

用着那樣奇怪的聲音說着什麼呢？

用着理解心意的語言，

反覆地伸訴着苦悶，

哽咽着，時而強烈地

吸起狂暴的聲音。

喂喂，你別唱這恐怖之歌啦！

別唱這原始之母的混沌之歌啦！

像那夜半的世界的魂魄底貪婪！

傾聽着懷戀的漫談。

逃避那終須歸土的骸骨，

期望着應合那永恆的時間。

喂喂，別驚醒了那酣睡的
在下面混沌中蠢動的東西。

梅

娘
譯

屠格涅夫(I. Turgenev 1818—1883)是俄國的小說家，詩人，出身貴族，以作悼果戈里一文得禍，險些被放逐於西伯利亞，後漫遊歐洲，介紹俄國文學於世界，他的作品滋含着詩的美，他底散文詩意味深遠，文辭婉媚，是最著名的。傑作有羅亭，曠人日記散文詩集等。

訪

員 (散文詩)

屠格涅夫作

兩個朋友靠着桌兒喫茶。

街上突然起了喧擾。但聞慘楚的呻吟，兇暴的罵詈，大聲的
捧笑。

「他們正在毆人！一個朋友探望着窗口說。」

「犯人？刺客！」另一個問。

「我想不論他是什麼人，我們不能容許那樣無法無天的妄施罰徵，讓我們去打個不平。

「但是他們毆打的不是刺客」。

「不是刺客？那麼是賊骨頭？也沒有什麼相異，讓我去，把他從群眾中救出。」

「也不是賊骨頭」。

「不是賊骨頭？那麼，難道是捲逃的帳房先生？是鐵路管理員是陸軍的招募員？是俄羅斯文藝保護者？是律師？是保守黨的記者？還是社會改造者？……不論他是什麼，讓我們去援助他」。

「不！……他們毆打的是一個訪員」。

「訪員嗎？啊，那麼，我們吃完了茶再說！」

白
隸譯

老人

屠格涅夫作

黑暗，陰慘的日子已經到了：自身的衰弱，親愛者的困苦，年老的淒涼與暗淡。你一向所愛的，你一向爲之獻身而無悔的一切都是零落而漸就崩壞。前途完全是衰微。

你有什麼辦法呢？悲哀？怨苦？縱令如此，於人於己不會有絲毫的益處……

在彎屈凋零的樹上，葉子狹小而疏朗，但它的綠色還是一樣。

你該思潮內歛，回到你自己，回到記憶中去；就在那裡，深深地，在靈魂的深處，浮現着只有你自己可以窺探的往日生活，帶着一切的芬芳，一切的嫩綠，以及青春的美與力，爲你重複映現。但你該得留意！……可憐的老人呵：你不要觀望你的前路！

白

隸譯

意

國

鄧南遮 (G. Danunzio 1863—) 是一位意大利的詩人，戲劇家，小說家。二十歲時已出版詩集四冊。自第三冊詩集食蓮花者問世後，一躍而爲當時歐洲詩人的班首。他是個唯美主義者。列入不朽的名作有火，死之勝力及樂園之詩等。

意 像

鄧 南 遮 作

啊，肉體中惡狠的愁思，
 當情慾之火燄
 熄滅在厭惡的鏡中，
 絕無愛之輕紗籠罩裸體。

你於是浮現在我靈魂之底，

澄潔的意象如同在

日光蘭的細枝上，

你微俯金髮之頭在頸上。

啊，兇暴的肉體之無盡的愁思，

當心兒在胸膛無力地跳着，

遼遠而孤寂如在墓中。

你看

啊，無言的意象，

你清如乳酪的白鴿之眼。

李 金 髮 譯

春

春啊，在我微溫的枕上，
時光易邁，永像夜候，
你朝陽發金也無用，
我窗櫺終是寂寥。

杏樹穿着婚衣，向天微笑，
孱弱的小樹，
還蓋滿花兒在山上，

鄧
南
遮
作

多浪的麻樹仍在土坂，

我蒙了黑的眼看不見，

我不見你微笑，

啊，我靈魂夢想的芳香之春。

我不會來杏樹之下，

草場農田山邱之上，

我負心頭的羞過重了。

李
金
髮
譯

新
唱

一四〇

鄧
南
遮
作

在我已死的灰色之眼瞳中，
再沒有青春之光的微笑，
我蠻野的強幹的青春，
在婦人臂中緘默了。

我的隊伍，大聲招我
武裝臨陣也無用，
在這慵懶，情慾，不忠中，

我忘却我美好的命運。

一種毒質侵入我血管，

一個披靡使我煩惱，

再沒有勇氣去奮鬥，

如同我往昔的詩篇，

醞釀而兇幹在風前，

呼着：海呀，海呀！

李 金 髮 譯

四 月

鄧 南 遮 作

窗子半鎖，開向着庭園，
時間的流逝，輕緩地，像已疲倦，
側耳傾聽呢？少女，還是微睡了，
幽咽淒清的情調，
庭園深處里歎息的漂渺，
是激打砧石的水音嗎？
幾次，啊幾次地，恍惚聽過那

推動着的波紋一直地流下，
灰骨與砧石將一齊沈落，
在這寂空的一瞬間，升起愛撫的捉摸。

張

蕾
譯

(註)
四月的一節選譯

葡
萄
牙

格萊特 (A. Garrett 1799—1854) 是十九世紀葡萄牙文學中最偉大的詩人，不僅是詩人，又是戲劇家，批評家，演說家，也是一個政治家，他用全力寫成的抒情詩集「Folhas Caridas」是很可以贊美的。

只 有 你

格 萊 特 作

我知道群星美麗的升落天空，
群花耀放着神靈的色彩；
但，我愛，我却沒有眼去看花與星：
在自然的偉大裡，
我沒有看見美：

只有你，僅只有你！

在濃蔭與綠樹之間，

精妙的發出柔和而清脆的聲音；

但我沒有聽見鶯的鳴叫，

沒有諧和的聲音，世界上

也沒有別的美調，

只有你，僅只有你！

鄭
振
鐸
譯

匈
牙
利

彼得斐 (A. Petöfi 1823—1849) 是匈牙利的「國民詩人」，處女詩「亞·坡羅」得到很大的成功，以後他寫了許多雄壯的詩篇，他那暴風雨似的熱情，激昂幽壯的調子貫澈了他詩的全部後死於戰爭中。詩集有彼得斐的詩等。

從窗中偷望

彼 得 斐 作

偷望，偷望，

從窗中偷望，

偷望那裏的衛兵

誇輝勝利的王一樣

在衛舍前

踏着同一的步伐，

偷望那衛兵！

有時

我也踏着同一的步伐呢……

有時

我也是兵士喲！

沿着黃黑色

兵營的權垣

有時

我也旋轉着巨大的槍砲喲！

我也曾

滴滴地流過背囊的汗喲！

我也曾

穿着非常的役靴喲！

「誰？」大聲喝着

我也曾

用大箒掃着營院子喲！

真羞恥呢！

得了軍人的桂冠，

我的兵役停止了！

大砲

箒

都快快拋棄了！

但我

因爲停止勇士的生活

就成了

受上天的懲罰喲！

成了出營後的詩人

成了沒趣的詩人呢——

多麼拙劣的發跡，

在役中

也快成爲班長了喲！

李

微譯

美

國

惠特曼 (W. Whitman 1819—1893) 是美國的大詩人，被世界稱頌爲「和善的白髮詩人」就是他。他的詩歌是那麼自然，密緻，溫盪，雄渾的歌頌着美利堅的樹林，大海，農田和工場。他的詩年青而強壯，他不僅把一切舊的韻律推翻，更創造一種新的詩型，他的草葉集，大路之歌，自我之歌等築成他在詩史上不拔的地位。

大 路 之 歌

惠 特 曼 作

一

我欣快地漫步走在大路上，
自由的健全的世界，展開來在我的面前，
遼遙的黃土的道路可引到我所想到的任何地方。

因此我不希求幸福，我自己便是幸福，
因此我不再啜泣，不再躊躇，我不要求甚麼，
收拾了室內的嗔怨，書本，和苛刻的批評。
我強健而滿足的走在大路上。

地球，那已是完全，

我不要求星星們更接近，

我知道它們所在的地位很適宜，

我知道它們使那些屬於它們的很滿足。

（但是在這裏，我仍然背負着我的精美的行囊，

我背負着他們，男人和女人我背負着他們到我所到的任何地方，

我發誓，要我離棄了他們，那是不可能的，
我被他們滿足，我也以使他們滿足回答了他們。）

二

我走上了你們的路，並且四處觀望，我相信在這裏的不是你們的全體。

我相信這裏仍有着許多沒有見到的。

這裏深奧的課題，不偏愛，也不拒絕，

毛髮毳毳的黑人，罪犯，殘廢者，目不識丁的人，都不被拒絕；

誕生，延請醫生者的忙迫，乞丐的蹣跚；酒醉者的搖擺，機器匠的嘲笑之羣。

逃亡的青年，富人的馬車，執袴子弟，淫奔的男女。

早起趕集的人，柩車，搬運家具到鎮上去的，從鎮上搬運着回來的。

他們走過，我也走過，一切都走過，一切不能被阻止，一切不能不接受，一切對於我無不是可愛。

三

你們給我以呼吸和說話的空氣喲！

你們從我的意思得名，並給我的意思以具象的物體喲！

你們在均勻的陣雨中包被了我和一切的光輝喲！

你們路旁崎嶇山洞中的荒廢了的小道喲！

我相信你們蘊蓄着不可視見的生命，你們對於我是這樣的可

愛。

你們城市裏滿掛着旗幟的街道喲！你們邊地上的圍牆喲！

你們渡船！你們碼頭上的舢板和桅桿！你們木材堆積着的兩岸
你們遠方的船舶喲！

你們一排一排的房子！你們有着窗櫺的鋪面！你們屋頂喲！

你們走廊和入門處！你們山牆和鐵門喲！

你們玻璃框架陳列着這多東西的大窗子喲！

你們門和階台，和拱門喲！

你們馬路旁的灰色的石塊！你們十字路喲！

你們對於一切所接觸着你們的，我相信你們都使之加入於你們
的自己，現在這同樣的，也秘密地加入於我自己。

你們使一切生物和無生物都居於你們的泰然自若的表面，因此
這精神對於我是顯然而且可愛的。

四

地球從左邊和右邊擴展開來，

這活的圖畫，各部分都放着最美的光輝，

音樂在需要着音樂的地方演奏，在不需要音樂的地方停止，這大路上的快樂的呼聲，這大路上的快樂的新鮮的感情。

啊，我所行走着的大路喲，你不是對我說「別離開我」了麼？你不是說「到冒險——假使你離開我，你便迷失」了麼？

你不是說「我已經準備好了，我已鍛鍊得很好，無不如意，別離開我」了麼？

啊，大路喲，但我回答你，我不是怕離開你，乃是我愛着你，你之表白我，優於我自己之表白，

你比我的詩歌還多，還美。

我想着英雄的事業，都在露天下面產生，一切自由詩也一樣。我想着我可以站在這裏，且表演出奇蹟，

我想着凡是我在路上所遇到的，我都歡喜，無論誰看到了我，也喜歡我。

我想着我所看見的無論誰都必快樂。

五

從此時起，我使我自己自由而不受限制，

我走到我的名字所在的地方，我完全而絕對地主持了我自己，聽着別人的話，考慮着他們所說的，

躊躇，探索，接受，冥想，

混合底地，但必須懷着不可抗拒的意志，從可以固持着我的固持中解放了我自己。

我吮吸着一大片的空間，

東邊和西邊，屬於我自己，北邊和南邊，也屬於我自己。

我比我所想的還巨大，美好，

我不知道我有着這多的善。

一切對於我都是美麗的，

我可以對男人和女人說了又說，你們對我這麼好，我對你們也

要如此。

我要去補足了我自己和你們，

我要去散布我自己，在男人和女人中間，

我要去投擲一種新的歡喜和粗暴在他們中間，

誰反對了我，也不能使我苦惱，
誰容受了我，他或她便會被祝福，也將對我祝福。

六

現在假使有一千個完全的男人出現，那也不足使我詫異。
現在假使有一千個美麗的女人出現，那也不足使我吃驚。
現在我已看透了最優良的人的製造之秘密。
那是在露天下面生長，並和大地一同食息。

這裏一個偉大人物的行爲都有餘地，（這樣的行爲把握着全種
族它的心。）

它的毅力和意志的流出，可以粉碎了法律，並嘲弄着一切的權威，和一切反對者的爭論。

這裏是智慧的試鍊，

智慧究竟不是在學校裏纔被試鍊，

智慧不能從有智慧的人傳到沒有智慧的人，

智慧乃是靈魂，不是可以證明，它自身便是證明，

應用於一切時，一切物，一切性，而無不足。

是現實之必然，是一切事物之不可滅，是一切事物之精義；

浮在一切事物的現象之中的某種東西將它從靈魂裏面喚起來。

現在我又再考驗了哲學和宗教了，

它們可以在講堂裏得到優良的證明，但在流雲下在山水之間，

却不能全然證明這裏便是現實，

這裏一個人籌算着，這裏他看出在他心中有着些甚麼，過去，未來，威嚴，愛情——假使它們對於你是空無的，那你對於它們便也是空無的。

祇是一切物的核心胎息着，

那撕去了你和我的外皮的人在何處呢？

那對於你我不使用陰謀和蒙閉的人在那處呢？

這裏便是一種固着的力，那不是預先安排好的，那乃是一種巧合，

你知道那是甚麼，當你走過時你爲陌生人所愛？

你知道那些轉動着的眼珠子說着些甚麼？

這裏便是靈魂的流露，

靈魂的流出，來自隱蔽着的大門，並永久引起了疑問，

這些希望是爲着甚麼；在黑暗中的思考是爲着甚麼？

爲甚麼當男人女人們接近我的時候，溫熱即流到我的血液裏？

爲甚麼當他們離開了我，我的快樂的旗幟即已偃息？

爲甚麼我沒有在下面走過的那些樹，也會給我以大而有節韻的

思考？

（我想在那些樹上，冬夏總是結着菓實，當我走過菓實却落下
了；）

爲甚麼我如此迅速地和陌生人交通？

當我和馬車夫並坐駛驅的時候那是甚麼？

當我在河岸走過且停息下來：一個漁夫拉着大網，那是甚麼？對於一個男人和女人的好意，給我以自由的是甚麼？對於我的好意給他們以自由的又是甚麼？

八

靈魂的流出是快樂，這裏便是快樂，

我想着它是彌漫在空中，隨時期待着，

現在它流向我們來了，我們正好承受了。

這裏發生了流動而執着的性格。

這流動而執着的性格便是男人和女人的清新和甘甜，

（晨間的香草，每天從它的根莖散發着清新和甘甜，不會多於它自己不斷地散發着的清新和甘甜。）

對於這流動而執着的性格滲透着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愛的血汗，

從它消失了那嘲弄着美和成就的魔杖，
對於它起伏着接觸之戰慄的，渴望的苦痛。

九

走呀！無論你們中誰和我同行罷！
和我同行你們將永不會感到疲倦。

地球也永不會疲倦，

地球當初是粗糙的，沉默的，不可知的，自然在當初也是粗糙
的和不可知的，

別退縮罷，繼續着前途，那裏有着深藏着的神聖的東西。

我敢向你發誓那裏有着神聖的東西，比言語所能說出的還美。

走呀！我們必不要在此停留，

無論這裏的藏儲怎樣豐富，無論這裏的住宅怎樣舒服，我們不能在此停留，

無論這裏的口岸怎樣建築得好，無論這裏的水面多麼平靜，我們必不要在此下錨，

無論包圍着我們的款待怎樣懇懇，我們也祇能有着片刻的接受。

十

走呀！那種引誘將是更偉大的，

我們將航過了無邊無岸的大海，

我們將去到風吹浪打的地方，到美國人的船舶張帆飛速地前進的地方。

走呀！帶着力量，自由，大地，暴風雨，
健康，勇敢，快樂，自尊，好奇；

走呀！從一切法規中出來！

從你們的法規中，啊，你們老鼠眼睛，和物質主義的教徒啣！

腐臭的死屍阻塞在路上——再不必期待葬禮了。

走呀！但還得小心！

和我同行的人也需要着熱血，肌肉，堅忍，
沒有人可以作個試鍊，除非他或她有着勇敢和健全，
假使你曾經耗費了你自己的生命的最優點，那你不必來此。
祇是有着快樂和堅定的身體的人們可以來，

這裏不許可有病廢者，怪癖的酗酒者，和花柳病傳染者。

（這裏我和屬於我者不以爭辯，比喻，詩歌去說服，我們祇以我們出現去說服。）

十一

聽呀！我將和你推誠相見，

我不給你以古老的，光滑的獎品，祇給你新的，粗糙的獎品，
你必會遇到這樣的日子，

你將不儲積所謂財富一類的東西，

你將以奢侈之手分散一切你所獲得和成就了的，

你祇是達到你被注定的那城池，你還沒有滿足地住下，你又被
一種不可抗拒的叫喚，叫你離開了，

你將被你後面的那些人們譏笑嘲弄，

你接受了愛情的招手，你祇是以別離時的熱情的親吻作爲回答，

你將不讓那些向你伸着長手的人緊握着你。

十二

走呀！在偉大的同伴們之後並屬於他們罷！

他們也是在路上——他們也是迅速而莊嚴的男人——她們也是最偉

大的女人，

寧靜的海和暴風雨的海的享樂者，

許多船舶的水手，走過了許多陸地的旅行者，

許多遠方異域的常客，遙遠的住地的常客，

男人和女人的信託者，城市的觀察者，孤獨的勞苦人，

叢草，花朵，海邊上的介殼的沉思者和徘徊者？

結婚舞的舞蹈者，新人的情郎，孩子的溫和的扶助者，孩子的抱持者，

叛逆的兵，守墓者，運樞夫，

連續季節的長途旅行者，總是一年比一年更覺新奇，

旅行者，懷着自己的不同的態度旅行如同同伴一樣，

旅行者，從不可知的嬰孩時代就已隱約是一個邁步前行的人，

旅行者，快樂地走着，經過了青年，壯年，和老年，

經過了婦人的時代，豐富，無比，和滿足，旅行者，經過了女

人和男人的莊嚴的耄老的時代，

耄老的時代，寧靜，廣濶，呼吸着宇宙的岸然的呼吸，

耄老的時代，自由地和最逼近的自由之死同行。

走呀！向着那無始無終的地方走去，
要備嘗艱苦，白天行走，夜裏休息，

將一切所嚮往的消融於旅行之中，還有所嚮往的白天和黑夜，
也仍然又消融於更超越的途程之開始，

甚麼也不要看祇是除了你可以達到和經過的，

也不要想到時間，無論有多遠，祇是除了你可以達到和經過的
不要上下觀望道路，道路自然會伸展在你的面前，無論有多長
它總是伸展在你的面前，

不要看我的或甚麼的存在，你祇是也去到那裏就是，

不要求所有的物，你祇是領有了就是，無勞值無代價地享受着
一切，攝取全席，但仍沒有攝取一絲一忽，

有着農人的最優良的農田，和富人的壯麗的別墅，和幸福的新婚者的純潔的福祉，和菓樹園中的菓實，和花園中的花朵從稠密的城市中取需，當你經過的時候，

將建築和街道帶着，隨着你去，無論你去到甚麼地方，

從人們的腦子裏收集了他們的心，當你和他們遭遇了的時候，也從他們的腦中收集了愛，

也帶着你們的愛人們和你們一同上路，因一切你們所離開了的將遺留在你們之後，

要知道宇宙自身也是如同大路一樣，是許多的大路，為旅行的靈魂而有的許多的大路。

爲着靈魂的前進，各部分都離得遠遠的，

一切宗教，一切固體的東西，藝術，政府——一切過去和現在出現在這個地球上，或任何地球上面的，在靈魂順着宇宙的宏大的道路前進之前，都已落在壁洞和角落裏了。

關於男人和女人的靈魂順着宇宙的宏大的道路前進，所有別的前進乃是必要的標幟和基礎。

永遠活着，永遠前行罷，
莊嚴的，嚴肅的，悲哀的，退出的，挫折的，瘋狂的，騷亂的
怯弱的，不滿足的。

絕望的，驕傲的，寬縱的，疾病的，人所歡迎的，人所拒絕的，

他們都走路，他們都走路！我知道他們的走路，但我不知道他們的去處！

但我知道他們向着最佳境——向着某種偉大的東西前進。

無論你是誰，前進呀！

男人女人都前進呀！

你必不要在屋子裏面貪睡或怠惰。雖然那屋子是你所建築的，是爲你而建築的。

從黑暗的禁錮之中出來！從幔幕的後面出來呀！

申說是無用的，我知道一切，且要揭發了一切。

從你看出壞處，如同從別人一樣，

從人民的歡笑，跳舞，饗宴，飲啜，
從衣服和裝飾的裏面，從洗潔的鑲嵌的外表的裏面。
看出一種秘密的，潛藏的厭惡和絕望。

沒有丈夫，沒有妻子，沒有朋友聽信着自白的言語，
別的一個自我，每個人的副本，固執着，隱藏着它的去處，
無形，無聲，通過了城市裏面的街道，在客廳裏面慇懃而有
禮，

在鐵道的車箱，在汽船，在公共會所，
在男人和女人的家庭，在棹子上，在寢室中，在無論何處，
在盛裝時，面帶笑容，外貌正直，在胸膛下面的死，在頭骨下
面的滅亡，

在絨布和手套下面，在緞帶和紙花下面，
做得非常美好，絕不說到自己的一個字，
說着別的一切的事，但絕不說到自己。

十四

走呀！也通過了爭鬪和戰爭罷！
已經認定了的目標不能被取消！

過去的爭鬪成功了麼？

甚麼成功了？你自己麼？你的國家麼？自然麼？

現在明白這罷——那是事物的精義中所具備了的，即無論怎樣的
成功，都發生着某種東西，要製造出更偉大的必要的鬪爭。

我的呼號乃是戰地的呼號，我培植了自動的反叛，

和我同行的人必須武裝齊備，

和我同行的人常々携帶着節餘的飲食，貧窮敵意和荒涼。

十五

走呀！大路展開來在我們的面前了！

那是安全的——我已試驗過，——我自己的兩足已經試驗過它是很安全。——所以別再耽延！

讓還沒有寫字的紙張都放在桌子上，沒有看過的書本也放在書架上罷！

讓機器留在工廠裏，讓金錢也仍然沒有到手罷！

讓學校都開着，別管那些教師的叫囂！

讓說教者在教員中說教！讓律師在法庭上爭辯，法官都解釋着法律罷！

伙伴喲，我給你我的手！

我給你以此黃金還高貴的我的愛，

我在誓言或法律之前給你以我自己；

你也給我以你自己麼？你也來和我同行麼？

在我們一生中，我們能緊握着手而不分離麼？

高

寒
譯

桑德堡 (C. Sandburg 1878—) 是美國產業主義中生長的新時代的詩人，也是粗野的新都會芝加哥的詩人，他的詩材多取之於工廠，鐵道，都市，下層之中，描寫生硬然而新穎，詩集有芝加哥詩集，煤烟與鋼鐵等。

芝 加 哥

桑 德 堡 作

供世界的豬屠戶，
器具製造者，小麥堆積夫，
擺弄鐵路的老手和全國運輸的掌管者；
喊叫的，噪雜的，喧囂的，
負着重荷的都市：

他們告訴我你是罪惡的，我相信他們，因為我見過你那塗抹脂粉的女人在瓦斯燈底下引誘那些鄉下來的少年。

他們又告訴你是邪詐的，我回答說：不錯，真的我見過強盜殺人，逍遙法外再去殺旁人。

他們又告訴我你是殘忍的，我的答覆是：從婦人和孩子的臉上也看出那些露佈着飢餓的標誌。

這樣回答完了我又向那些人嘲笑着他們說道：來給我看看別的都市，能有這般驕矜着昂然的歌頌，雄壯而氣豪，熟練而又強。

喊出猛奪的咒罵在那一堆一堆的工做的苦役之中，這兒豎立着神采奕奕的一個魁梧勇敢的重擊手在弱小的城市裏；

兇猛得像一條舐舌備戰的狗，機警得像一個荒野搏鬥爭生存的

生番，

光着頭，

握着鎗，

破壞着，

計畫着，

建築着折毀着，翻造着。

在煙底下，滿嘴都是灰塵，露出白牙在笑着，

像一個在可怖的命運重壓下的青年人在笑着，

笑得更像從來未戰敗過的無智拳手的發笑，

驕傲着，狂笑着他那拳下的脈息，他那筋骨下的民衆之心，

狂笑着？

喊叫，噪雜地笑着，青年人的喧囂的笑聲，半裸着體，流着汗

驕矜的猪屠戶，器具製造者，小麥的堆積夫，擺弄鐵路的老手，和全國運輸的掌管者。

光

友譯

垣

桑
德
堡
作

正是此刻，湖邊建築的石閣，
工人開始圍修起垣障。

鐵筋的材，附有鋼鐵的光針，

如果墜落其上，無論誰立即戳穿。

做爲垣障，是無可非難的，下民決不能進去，

無宿者饑餓的人，探索遊戲場的孩童也不會竄入。

潛過鐵柱，飛越鋼鐵尖針的實在，

也許祇有「死神」和「雨」和「明月」。

田

瑯
譯

日

本

北原白秋（1886—）是日本明治以來的著名詩人。他的詩，以浪漫的情感與新鮮的作風，為當代所驚服，中年以後由浪漫的熱情而趨向於頹廢的趣味，詩集有「邪宗門」（處女集）「水墨集」「海豹與雲」等尤以「思正出」為藤村以後之抒情詩放一異彩。現仍活躍於日本文壇。

八月的幽會

北原白秋作

八月的傾斜而上，

美麗的金光在啜泣，

蟋蟀也在啜泣，

雜草的綠色也在啜泣。

我的心傾斜面上，

滑落的你的憂愁在啜泣；

歡喜也在啜泣，

惡綠頗深的恐怖也在啜泣。

八月的傾斜面上，

美麗的金光在啜泣。

百

靈
譯

石川啄木 (1884—1910) 是日本的有數詩人，尤以短歌最著名。他有噴火似的熱情，清麗自然的技巧，邁向時代尖端的精神。詩歌集有「握的沙」「警笛和口哨」「悲哀的玩具」「憧憬集」等。

鶴 飼 橋 上

石 川 啄 木 作

橋在金故里澀民村之江頭，因能遠眺平岩山風景，來遊之鄉人相繼不絕。春暮秋曉，妍態萬殊。澀尤愛其月夜之幽麗，每當會友歸來，至此輒低徊微吟不忍去。

像撩亂底煙絡似的，

在老尼長裳的黑褶裏，

在流動於川瀨間的暗色裏，

在那淡夢心的面帕——
靜射着的月影底憂愁裏，
這不斷地搖曳着的夜調呵！
無聲的深夜的呼吸，
驟添古代奇琴的音響，
有如陽炎汹涌幻夢地
透紅了玻璃般迷靄的遠宮。

八千載天工削就的高山，
靜眠於夜帳披拂的大地上
我携着幼兒獨自俯瞰。
高舉大鳳長羽巨翮，

向無涯的想像底太空馳行！

在流不盡的時的大川中，

相嚙相觸的奔流啊！

沒有波浪，沒有嗟歎！

立於光和暗造成的宮中

詩人喲！你是聖靈的王！

瞧呵！在無形的天路中，

雲車迴轉靜穆地

（怕也負有何種使命吧！）

追驅着曙神之後的，

那降下白桂花香的月女！

（在詩靈誇傲的眼前

已成爲光榮底徵象。）

清潔在瞳底凝結了。

像屹立於愛苑裏的石神，

和平的胸膛在輝着光彩。

尊貴的和平不破滅，

夜的水音遼遠也清朗。

無限的生底吐息戰撼了，

寄深心的聲響於玉欄。

我要和皓魄細語，這兒是詩
的領域喲！這不朽的鶴飼橋。
縱使躍身投下，伴碧波
同流進無底的黑淵裏，
我的靈魂也將長掌詩府，
生命在月波中開出奇花！

陳
琳
譯

啄
木
短
歌

石
川
啄
木
作

一夜狂風築成，

砂山喲，
是何許的墳墓。

拿過鏡子，
盡量做種種鬼臉，
是在哭倦了的時候。

仰臥草地，
毫無所思，
鳥飛天空，撒糞我額。

狗在路傍長長伸了個懶腰，

我也要學々，
太羨慕他了。

探求新心境，
今天又來到不知名的街上，
彷徨着。

感到朋友都高於我的日子。
買花歸來，
與妻親善。

眼是閉上了，

心却無一事，
未免太寂寞，又把眼睜起。

垂着紫袖，

有中國人仰視天空，

在公園的午後。

訥

夫
譯

荻原朔太郎(1888—)日本的抒情詩人，曾與友人室生犀星，山村暮鳥組織感情詩社，他的詩有著敏銳的感覺與自由的韻律。處女詩集「吠月」出版，當時詩界異常驚異其天才。現仍活於日本躍文壇。詩集有「黑貓」「蝶夢」「新的感情」「虛妄的正義」「絕望的逃走」等。

軍

隊

荻原朔太郎 作

——通行的軍隊的印象

這樣有重量的機械

沈重地壓在地面上

地面被強力地踏着

反動着

濛濛地起了塵埃。

看呀，在這白日下通過着的

重巨強健的機械呵

油亮的黝鐵

淒愴玩固的巨體

沈重地壓着地面

是大集團的動力機械。

Zu Zu Pa Pa

Za Za Za Za

這××的機械走到的地方

到處風景都褪了顏色

成了黃色的了
太陽在空中沈鬱着
意志受着沈重的壓迫。

Zu Z i Ba Ba

一，一一，一一

噢，這種重壓
漆黑的大集團
像波浪擁來的那樣
在重油的濁流中
通過了熱的槍列
通過了無數的疲了的臉。

一，二，一，二，

在暗澹的空下

通過着鋼鐵的重機械

通過着無數的擴大了的瞳孔

那些瞳孔放着熱

在黃色的風景恐怖の景色里

空虛無力地彷徨着。

疲勞

困憊

幻惑了。

一，二，一，二。

正步走！

噢！這許多的瞳孔
在塵埃低迷的道路上
他們看着憂鬱的日影
看着雪白的幻像的市街
受着感情的黑暗的幽囚。

Zu Zu Ba Ba

Z Za Za Za

看呵！現在日下通過的

油亮的黝鐵

巨重強健的機械

這××的機械踏過的地方

到處風景都褪了顏色

空氣變黃了

意志受着沉重的壓迫。

Zu Zu Zuda Zuda

Zu Do Ba Pa

1, 2, 1, 2。

魯

風
譯

北川冬彥（1900—）日本現代詩人，小說家，本名爲田畔忠彥，東京帝國大學法蘭西文科卒業後，即盡力於新詩的開拓，爲雜誌「詩與詩論」「詩，現實」的編輯同人，現爲映畫評論映畫旬報「同人」，詩集有「戰爭」「嫌惡之神」及譯詩集「骰子筒」等。

秋

北川冬彥作

- 1 地的底下深々地，他被關在煤的壁中①
- 2 涼的風滲透骨，是從那里吹來的。
- 3 在兩岸，浮着筏緩慢流着的，灰色的河身，淒清的。②
- 4 有着深入的傷痕的眼皮是硬了，癩散的垂下了手腕。
- 5 四週只是黑的潮濕了的壁。

6 聽着輕微的水聲，像是滴，又像流。

7 那邊地上的街是充滿着光亮吧。③

8 無力的頭垂到窪下的胸脯。

9 鶴嘴鋤支在凸出的脇下邊。

10 落葉與落葉的堆積。

11 緩慢流着的灰色的河身。

① 撫順煤礦

② 鴨綠江

③ 大連市街

雪

螢
譯

高原地方

北川冬彥作

在雪的山澗穿了個冰穴。

像地層的綳縮的，冰的橫紋粧飾着的穴——

隨洒隨凍的結了冰的水。

一天要幾次用白樺的棒，去捶碎。

像立刻就會被冰凍上了一樣可怕。

瞭遠地並列着淡白的丘崗上，昨天看見飛過一隻不像鳥的鳥。

山狗的皮外套裹住着身體，拿着槍的那個人走出去之後就是三

月了。

啊啊每天的生活——那是冰凍了的井。
一不留神就會封上的那個井的冰。

雪

螢
譯

中原中也 (1908—1937) 是日本現代詩人，外語夜校法語科出身，曾爲「白痴群」歷程」四季「文學界」之同人，處女詩集爲「山羊之歌」，譯詩集「蘭波詩集」，遺稿詩集「在りし日の歌」最近出版。

冬日的記憶

中原中也

白天，在寒風中用手愛撫着小雀的孩子，
到黑夜，忽然死了。

翌晨降霜了。

那孩子的哥々去打電報了。

夜裡，母親也哭着。

父親在遠洋航海，

小雀怎樣了呢，誰也不知道。

北風把街道吹白了。

偶而有吊桶的音響時，

由父親發的覆電到了。

每天每天降着霜。

從遠洋航海還不能歸來

其後母親怎麼樣了呢……

打過電報的哥哥，今天在學校裡挨申斥了。

白樺譯

一個童話

中原中也

秋夜，在遙遠的彼方，

有一個儘是小石的河原，

那上面，太陽，嘩啦嘩啦地

嘩啦嘩啦地照射着。

雖說是太陽，也宛如硅石似的，
宛如異常的個體的粉末，
因此纔，嘩啦嘩啦地
發出幽微的音響。

可是小石上，如今停一隻蝴蝶，
落下淡的，然而
分明的影子。

不久那隻蝴蝶不見了，於是不知幾時，
在一直沒有水流的河床上，
水嘩啦嘩啦地，嘩啦嘩啦地流着了。……

白

樺
譯

中

國

俞平伯是五四時代的代表詩人，也是最初企圖把新詩定型化的詩人，他是俞曲園的曾孫，家學淵源，對舊詩詞陶冶功深，對於新詩不特注意哲學的境界，且極注意詞曲音節的運用，表現在他詩裡的情調是纏綿婉轉，連所用的語彙都是傳統的古舊的，門面刷新的古典。詩集有冬夜，西還，憶等。

孤山聽雨

俞平伯作

記八月一日之游

雲依依的在我們頭上，

小划兒卻早懶懶散散地傍着岸了。

小青喲，和竭喲，

且不要縈住游客們底憑弔；

上那放鶴亭邊，

看葛嶺底晨妝去罷。

蒼蒼可滴的姿容，

少一個初陽些微暈她。

讓我們都去默着，

幽甜到不可說了呢。

曉色更沈沈了；

看雲生遠山，

聽雨來遠天，

颯颯的三兩點雨，

先打上了荷葉，

一切都從靜默中叫醒來。

皺面的湖紋，

半蹙着眉尖樣的，

偶然間添了——

花喇喇、銀珠兒那番迸跳。

是繁弦？是急鼓？

比碎玉聲多幾分清悄？

涼隨着雨生了，

悶因着雷破了，

翠疊的屏風煙霧似的朦朧了。

有濕風到我們底衣襟上，

點點滴滴的哨呀！

來時的划子橫在渡頭。

好個風風雨雨。

清冷冷的湖面。

看他一領蓑衣，

把沒篷子的打魚船，

划到藕花外去。

雷聲殷殷的送着，

雨絲斷了，近山綠了：
只留戀的莽蒼雲氣，
正盤旋在西冷以外，
極目的幾點螺黛裏。

一九二一，八，五，杭州。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詩人，新月派詩是形式主義的始祖，他的詩充滿貴族階級的溫情色彩，在「優閒的感情的享樂」與「美幻的事物的追求中」滋長着。詩集有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及志摩的詩雲遊。

翡冷翠的一夜

徐志摩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遲早有那一天；

你願意記着我，就記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時空着惱，

只當是一個夢，一個幻想；

只當是前天我們見的殘紅，

怯恹恹的在風前抖擻一瓣，

兩瓣，落地，叫人踩，變泥……

唉，叫人踩，變泥——變了泥倒乾淨，

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儉，累贅，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來，你何苦來……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來，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見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愛，我的恩人，

你教給我甚麼是生命，甚麼是愛，

你驚醒我的昏迷，償還我的天真，

沒有你我那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我的心，它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臉，燒得多焦，虧這夜黑，
看不見；愛，我氣都喘不過來了，
別親我了，我受不住這烈火似的活，
這陣子我的靈魂就像是火磚上的
熟鐵，在愛的鎚子下，哐哐火花。
四散的飛灑……我暈了，抱着我，
愛，就讓我在這兒清靜的園內，
閉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頭頂白楊樹上的風聲，沙沙的，
算是我的喪歌，這一陣清風，

橄欖林裏吹來的，帶着石榴花香，
就帶了我的靈魂走，還有那螢火，
多情的殷勤的螢火，有他們照路，
我到了那三環洞的橋上再停步，
聽你在這兒抱着我半暖的身體，
悲聲的叫我，親我，搖我，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風走，
隨他領着我，天堂，地獄，那兒都成，
反正丟了這可厭的人生，實現這死
在愛裏，這愛中的死，不強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麼，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愛死」，
要飛昇也得兩對翅膀兒打夥，
進了天堂還不一樣的要照顧，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沒有我；
要是地獄，我單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說地獄不定比這世界文明，
（雖則我不信），像我這嬌嫩的花朵，
難保不再遭風暴，不叫雨打，
那時候我喊你，你也聽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脫反投進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運，笑你懦怯的粗心？

這話也有理，那叫我怎麼辦呢？

活着難，太難，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願你爲我犧牲你的前程……

唉！你說還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嗎？——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丟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這是命；

但這花，沒陽光曬，沒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兒焦萎，多可憐！

你不能忘我。愛，除了在你的心裏，

我再沒有命；是，我聽你的話，我等，

等鐵樹兒開花我也得耐心等待；

愛，你永遠是我頭頂的一顆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變一個螢火，
在這園裏，挨著草根，暗沈沈的飛，
黃昏飛到半夜，半夜飛到天明，
只願天空不生雲，我望得見天，
天上那顆不變的大星，那是你，
但願你爲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戀愛的靈犀一點……

李金髮被稱爲象徵派詩人，新詩一到他的手裡，可以說全成爲魔術的玩藝了。他很受法國象徵詩的影響，以頹廢爲美，以幻想爲真實，而祇追求隱約的紛亂的夢境，他的詩篇多半寫在法國巴黎，躑躅在世界最繁華都市的詩人，開闢了夢之王國，也是不無原因的。詩集有微雨爲幸福而歌，食容與凶年等。

夜 之 歌

李 金 髮 作

我們散步在死草上，
悲憤糾纏在膝下。

粉紅之記憶，
如道旁朽獸，發出奇臭。

遍布在小城裏，
擾醒了無數甜睡。

我已破之心輪，
永轉動在泥污下。

不可辨之轍跡，
惟溫愛之影長印着。

噫吁！數千年如一日之月色，
終久明白我的想像，

任我在世界之一角，

你必把我的影兒倒映在無味之沙石上。

但這不變之反照，襯出屋後之深黑，

亦太機械而笑了。

大神！起你的鐵錨，

我煩壓諸生物之汗氣。

疾步之足音：

擾亂心琴之悠揚。

神奇之年歲，

我將食園中香草而了之；

彼人已失其心；

在混雜在行商之背而遠走。

大家辜負，

留下靜寂之仇視。

任『海誓山盟』

『溪橋人語』

你總把靈魂兒，
遮住可怖之巖穴。

或一齊老死於溝壑，
如落魄之豪士。

但我們之軀體，
既偏染硝磺。

枯老之池沼裏，
終能得休息之藏所麼？

戴望舒被稱爲「現代派大師」的詩人，雖然也追求夢一樣的情調，確還有可取的描寫，詩集有我的記憶，望舒草等。

雨

巷

戴望舒作

撐着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樣的顏色，

丁香一樣的芬芳，

丁香一樣的憂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徬徨，

她徬徨在這寂寥的雨巷，

撐着油紙傘

像我一樣，

像我一樣地

默默彳亍着，

涼漠，淒清，又惆悵。

她靜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大息一般的眼光，

他飄過

像夢一般地，

像夢一般地淒婉迷茫。

像夢中飄過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飄過這女郎：

她靜默地遠了，遠了，
到了頹圯的籬牆，
走盡這雨巷。

在雨的哀曲裏，
消了她的顏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她丁香般的惆悵。

撐着油紙傘，獨自

徬徨在悠長，悠長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飄過

一個丁香一樣地

結着愁怨的姑娘。

我的記憶

戴望舒作

我底記憶是忠實於我的，
忠實得甚於我最好友人。

牠生存在燃着的煙卷上，

牠生存在繪着百荷花的筆杆上，

牠生存在破舊的粉盒上，

牠生存在頽垣的木莓上，

牠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

在撕碎的往日的詩稿上，在壓乾的花片上，

在悽暗的燈上，在平靜的水上，

在一切有靈魂沒有靈魂的東西上，

牠在到處生存着，像我在這世界一樣。

牠是膽小的，牠怕着人們底喧囂，

但在寂寥時，牠便對我來作密切的拜訪。

牠底聲音是低微，

但是牠底話却很長，很長，
很多，很瑣碎而且永遠不肯休：

牠底話是古舊的，老講着同樣的故事，

他底音調是和諧的，老唱着同樣的曲子；

有時牠還模仿着愛嬌的少女底聲音，

牠底聲音是沒有氣力的

而且還夾着眼淚，夾着太息。

牠底拜訪是沒有一定的，

在任何時間，在任何地點，

甚至當我已上牀，朦朧地想睡了：

或是選一個大清早，

人們會說牠沒有禮貌，
但是我們是老朋友。

牠是瑣瑣地永遠不肯休止的，
除非我淒淒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
但是我們永遠不討厭牠，
因為牠是忠實於我的。

臧克家，是新進詩人，詩集有烙印，罪惡的黑手，自己的寫照，運河等。

運

河

臧克家作

我立腳在這古城的一列廢堞上，
打量着紺黃的你這一段腰身，
夕陽這時候來得正好，
用一萬隻柔手攬住了波心。
在這裏我再沒法按住驚奇，
古怪的疑問絞得我心癡！
是誰的手闢開了洪蒙，
把日月星辰點亮在長空？

是怎樣的一個嬴姓的皇帝，

一口氣吹起了萬里長城？

天女拔一根金釵，

順手畫成了天河，

端陽的五絲沾了雨水，

會變一條神龍興波，

這是天上的事，誰也不能敢說，

我曾用了天上的耳朵聽過。

怪的是，揚廣一個泥土的人，

怎樣神心一閃，

閃出了，

這人間的一道天河，

你告訴我當年四方多少苦力，
給一道命運網在了一起，
放着鐮刀在家裏銹住了白光，
無邊亂草漫了白地，
寒天裏妻子沒處寄征衣，
一個家分掛在天的兩極。
孩提學話只喔哦着媽媽，
人間成了個無父的天地！
天上的烏鵲一年忙一個七夕，
這地上的工程是沒頭的日子！
晴天裏鐵鋤閃起了電火，
一串殷雷爆響在心窩。

硬鐵磨薄了手掌，

磨白了頭髮，

磨亮了眼睛，

也望不到家。

累死了的，隨着土雨實入了長堤，

活着的，夜夜夢見土坑陷落了三尺！

毒恨的眼淚，兩地的哀號，

終於興起了萬里波濤。

波濤老是挾着濁黃，

是當年的冤憤至今未消？

兩道大堤使你晃不開双肩，

然而星星也沒法測你的高深。

像一條吟龍，

竄過了兩個世界，

頭枕着江南四季的芳春，

尾擺着燕地水天的風雲。

聽說你載着乾隆下過江南，

一陣小雨造下了不死的流傳，

你看背後夕陽的顏色正紅，

貼在「沙邱古渡」的歌馬亭①

幾隻白魚傍着龍舟打了個挺，

一座龍王廟騰起了半空

這地方，水勢至今打着旋花，

一個鐵窗戶像一隻死眼，

瞪得舟子捧着心怕！

我馱過紅心的天子曾去沈醉，

彷彿八駿馱着古帝王，

去西天的瑤池會王母一樣。

南國的荔枝帶着綠葉，

一陣輕風吹到了宮掖，

得寵的御女滿口香甜，

誰說天涯不就在眼前，

江干的玉女流入了宮庭，

四壁牆已非人境，

竭盡了海內所有的珍奇：

裝成一個花枝的身子。

你也一定運過連船的天兵四方去遠征，

金甲輝得河水發明，

回頭來連船雖是減了長度，

然而船面上却添了凱旋的歌聲。

我想，如果你也有一張口，

肚子裏的話會繃斷喉頭，

城圈攬住你，

又放開你，

一裏一外的歲月，

雖能計算清？

長毛大殺水旱十三門，

人頭在河裏滾，

萬人塚上的草至色今還發紅！②

一道城垣向三十里外展開，

於今只留些殘破給夕陽徘徊，

河岸上見不到詩人的遺跡，

有一座荒碑告訴他的故里。③

你的呼吸把一切吹空，

你却健在做一切的證明。

我眼前河面上桅杆一林，

破帆上帶着風雨，帶着驚心，

我常見一條繩索，

串着岸上的一個人群，

一齊向前蹬開岸，

口裏擠出了聲聲款乃，
一聲款乃落一千滴汗，
船身似乎不願意動彈，
一個肉肩抵一支篙，像在決負勝，
船載多重，生活的分兩多重！
黑夜裏空中失了星斗，
一點燈火牽着船走，
黃昏的雨，涼宵的風，
風雨也阻不住預定途程，
來往的風帆這樣飄着日夜，
我看見舟子的臉上老撥不開愁容！
運河，你這個一身風霜的老人，

盛衷在你眼底像一陣風，
你知道天陰，知道天晴，
天人的豪華，
奴隸的辛苦你更是分明，
在這黃昏侵臨的時候，
立在這廢堞上，
容我問你一句，
我問你：
明天早晨是那向的風。

① 乾隆下江南，避雨歇馬亭。

② 長毛之亂，臨清城被洗，死屍遍野，叢葬而成萬人塚，至今塚邊草作紅色。

③ 河東岸有石碑，上書謝茂秦故里，按茂秦，名夔明代詩人。

附

錄

黑人詩歌

給黑人女郎

哈斯(Langston Hughes) 作

到棣克茜南方去的路上，

(碎了我底心)

在一個十字路口的樹上，
他們絞死了我底愛人。

到棣克茜南方去的路上，

(打爛了的尸體掛在空中)

我叩問了白種的耶蘇基督，
祈禱到底有什麼用？

到棣克茜南方去的路上，

(碎了我底心)

在一棵有節疤沒葉子的樹上，
愛人成了一個裸體的黑影。

我
也

哈斯(Langston Hughes) 作

我也唱美國國歌，
我是弟兄們中較黑的一個。
客人來了，
他們叫我到廚房裏去吃，
我付之一笑，

却吃得飽飽，
于是逐漸健壯起來了。

明天，

客人來了，

我要坐上餐桌。

那時，

沒有人敢對我說，

「到廚房裏去吃！」

並且，

他們將看到，

我是多麼漂亮，
而自覺慚愧——

我也是美國之一。

長

工

哈斯(Langston Hughes) 作

只是一群黑人，
被趕到了田裏，
耕作，栽種，割草，
收拾那種棉花的地。

當棉花摘好了，
工作完了的時候，
他們把錢拿去了，
我們什麼也得不到手。

讓我們餓肚子，穿破衣，
像從前過的日子一樣，
時光一年一年地流去，
我們不能有更好的境況。

依然是一羣黑人，
被趕到了田裏——

在耕作裏消耗生命，
收拾那種棉花的地。

紐罕什爾的春天

木凱(Claude McKay) 作

四月裏萌生的青草太綠了，
銀光點點的天空太藍了，
薰風笑呵呵地吹過時，
啊，我却在這兒躊躇，
洗窗戶，擦地板，
在屋內消磨這黃金般的時光。

四月裏的夜色太神秘了，

初開的山查花太幽香了，

星星燦然放着光，

那時田野清新，溪水泊泊，

我啊，却精疲力盡，昏昏睡着，

消磨這黃昏的時光。

假

如

木凱(Claude McKay) 作

假如我們不能不——我們不要像豬一樣，

被追逐入不光榮的地方，

那時顛狂飢餓的狗圍繞着我們亂吠，

嘲笑我們的可咀咒的運命。

假如我們不能不——哦，讓我們高傲罷，

這樣我們的或不致白了；

那些蔑視我們的，

也要向我們表示着尊敬！

哦，我們勢必要遇到的；

雖則不可勝計，我們還是要回答他們的！

就是張開了口的墳墓顯在我們面前那又算得什麼呢？

我們要丈夫似的去對付那卑怯的東西，

被逐到牆邊，快要倒了，

然而還得要立起來的！

給 女 人 們

海波爾 (Frances E. Harper) 作

你可以嘆息那眼光悲慘的亞美尼亞人，
她在她寂寞的家裏哭泣，
你可以哀悼俄羅斯底流囚，
被判決了離開親戚朋友到處漂泊的。

但是，聽吧！苦痛的歎獻，
正從我們底南方漂來，
碎了心的女人們在哭着，
她們那些被拷問的和被殺戮了的。

哦，我底善心的姊妹們，難道你們沒有，
一聲抗辯，一句禱告一滴眼淚，
爲了那些母親們，那些住在
憂傷，仇恨，和恐怖的黑暗地方的？

哦，不要哭吧，我底被庇護得好多的姊妹們，
不要僅僅爲黑人哭泣，

哭一哭你們底兒子們吧，他們得要收獲他們底爸爸播下了的種子底果實。

